

通志彙解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禮庫曰自大府至內府掌守藏財賦自司會至職歲掌會計財賦故大府為府藏長以下大夫為之司會為會計長以中大夫為之其權足以相檢括自張蒼罷計相後會計之官皆司農屬官為之雖有姦弊不敢發也

司會至職歲掌貨賄出入之簿書二者不相混般其防閑之意深

○賈氏曰有賈者官府須有市買并

須知物貨善惡故也

愚案食貨志以太公為周立九府師古謂大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劉迎夫天府泉府職金而入司書司會職幣以為九謂此九職相聯事天府春官之屬泉府地官之屬職金秋官之

屬與冢宰制國用者何關不知有藏則有府志食貨者主泉布則合天府泉府職金言之然冢宰制國用五官當無所不統若以此九職聯屬為九府恐兼會計財用文書每職亦各有府以治藏師古之說未可為非

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
鄭康成曰九功謂九職○賈氏曰大宰以九職任民故曰九職大府欽貨賄據成功而言故曰九功○鄭鐸曰九貢九賦九職大宰掌之小宰執其貳又使大府掌其貳欲以知其出納之數

愚案大府兼總外內府凡九貢九賦九功之入悉經大府如此項合入外府彼項合入王府內府大府皆得樽節之

頒其貨于受藏才浪反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
賈氏曰大府雖自有府仍分置于眾府貨言藏以其善物

賄言用以其賤物其實皆藏皆用耳○王氏詳說曰自然曰貨貨則貴矣人為曰賄賄則賤矣內府曰貨賄而皆良貨賄也此所以知其為受藏也外府言邦之小用皆受焉此所以知其為受用也然藏之未始不用用之未始不藏但以物之貴賤而異其藏用之名○黃氏曰藏以儲蓄言內府職曰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器以待邦之大用此所以備非常不能不用要以蓄儲為本故曰藏外府職曰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此有司常費隨入隨用故曰用

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
賈氏曰官府謂王朝三百六十官有事須用官物者都鄙之吏謂三等采地羣臣有事須取官物者執事為官執掌之事復有營造合用官物者皆來大府處受財用焉○黃氏曰執事者若工賈之屬應受財者

凡頒財以式灋授之
賈氏曰大宰以九賦欽財賄九式用之此大府頒與九式

用之但事相因故二處並言式法

愚案式法授之一句即與下文為目

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音木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賈氏曰此與九式次第不同者見事起

鄭節卿曰自關市之賦以至萬民之貢其各有所待者非以其物也以其數之多寡而為所用厚薄之限其有次餘勢不免相移用恐舛錯難考故法式見於大宰而定數見於大府移用掌於職內

陳君舉曰王之膳服僅取具於關市古者關幾而不廛市廛而不征其歲入視他賦至薄也至不常獲也以富有

海而一人之奉特居經費之九一又取其至薄者不常獲

者如是足矣而司市之禁曰國君至夫人世子命夫婦過市皆有罰何也關市之征既足為天子私養而禁防不立後世將有察察於是者今也自君夫人世子嚴為過市之

禁則王若后從可知己苟有過用於上則大臣盡規苟有過取於下則有司守法而後人主常立於無過之地此又先王之深意○易氏曰古者關市雖有征然凶荒札喪則

關門無征而作布非常賦也以待膳服足以見先王薄於自奉呂氏曰膳服雖不會要不出關市之征而已邦中之賦百物所聚園則共果蔬

之物廛則共珍異之物乃常賦也以待賓客足以見先王厚於待人○王氏曰四郊於國為近近者可使輸重故四郊之賦以待稍秣薛氏曰四郊百里即禹貢百里賦納總之意邦縣於國為遠遠者

可使輸輕故邦縣之賦以待幣帛家削邦甸比四郊為遠

比縣都為近匪頒工事則雜出遠近之物故家削之賦以

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薛氏曰家削之賦大夫采邑之所出故足賦故足以待百工之事○史氏曰匪頒工事所不常用則以地遠而輸輕邦都其地尤遠而公卿王子弟所

食也王於祭祀欲致遠物且獲親貴者之助故邦都之賦

以待祭祀○王氏詳說曰學士大夫知所尊祖其出於此○薛氏曰祭祀欲備水邦都之賦以待祭祀○賈氏曰縣賦以待幣帛喪紀所用葦蒲蜃物茶葛

木材之屬出於山澤為多故山澤之賦以待喪紀○薛氏曰若薪蒸木材澤虞共蒲葦之事稻人共葦事掌茶共茶皆山澤之所出○鄭司農曰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

○薛氏曰即職幣所謂餘財詔上之賜予者○王氏曰賜予則用財之餘事○王氏詳說曰幣餘九賦之末以幣餘待賜予誠得其宜

李氏曰大府以九賦之財給九式王日一舉其膳六牲祀

兵朝甸其服有九故關市之賦以待膳服諸侯卿大夫來

朝致之則有饗積飡牽接之則有饗食燕飲故邦中之賦

以待賓客馬牛之食其用芻禾車米之數皆既牢禮故四

郊之賦以待稍秣功懋之賞以馭其幸所受之物邦之大

用故家削之賦以待匪頒冬官百工取材非一五庫之量

無或不良故邦甸之賦以待工事問勞贈賄酬爵侑食皆

有筐實將其厚意故邦縣之賦以待幣帛大小祭祀事神

之禮牲幣玉器不奢不儉故邦都之賦以待祭祀股肱或

虧君之所痛贈綖含賻闕一不可故山澤之賦以待喪紀

王及冢宰時有所善燕好之用亦以頒恩故幣餘之賦以

待賜予凡一賦之出則給一事之費費之多少一以式法

如是而國安財阜非偶然也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

鄭康成曰此九貢之財所給○賈氏曰大府受九貢九賦九功三者之財各用之上文九式已用九賦之財說故

此云邦國之貢以待弔用給凶禮之五事○賈氏曰凶禮五事即大宗伯喪禮荒禮弔禮贈禮恤禮五禮皆須以財貨表之

貢以待弔用

司豐丁義卷十

通志堂

○李氏曰王於諸侯分灾救患凶禮五事其費則多故邦國之貢以待弔用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鄭康成曰此九職之財充猶足也

○王氏詳說口何以知萬民之貢爲九職以閭師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

之類即九職所謂三農生九穀焉

○李氏曰國家閑暇要在多積積貯之道天下

大命故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劉迎曰式者九式貢者九貢也必以九式九貢之餘而共

之以見王者不惟不虐取於民亦以防侈心也

○史氏曰式貢餘財不常有之

財也。好難得之貨也。彼難得之貨。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先王無事於此。故以餘財共之。以明無餘財則不共。○愚案式貢凡合乎法式者之貢。古者任土作貢。一定不易。如青之怪石。徐之浮磬。荆之龜。揚之雀。金三品。可以奉祭祀。待賓客。與夫供天子之服。飾備國家之用度者。皆式貢也。以此等所用之餘而供玩好。所謂玩好者。乃食服器用之適。吾意非如後世珍禽奇獸。以從耳目之欲。

○陳及之曰胡五峰云四方貢賦各有定制無非王者之財不可有公私之異大府乃以式貢之餘供

玩好之用不幾於李唐之君受裴延齡之欺罔乎玉府乃有王之金玉玩好兵器不如漢桓靈私置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之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共王之好賜予不幾於李唐之君受四方羨餘之輕侮者乎是特未考其故耳夫所謂玩好之用者非以供耳目之玩也宗廟之鎮器天府之守器諸侯之分器皆取于是以其可玩也故曰玩好武王受旅獒而太保作書以諫且曰玩物喪志今以式貢餘財而供玩好之用亦以爲天下王不可闕此故耳玉府所掌金玉玩好兵器非王私有之也以待王之好賜予耳若私有而私用於昵近豈無大宰九式之法乎豈無司會九式均節財用之法乎豈無司書用財用之考乎桓靈置私藏而外庭不與知恣意而取恣意而用豈有成周之法內府所掌四方之幣獻金玉齒革是諸侯之土貢也其法

有大行人之令有大宰之致然後始入于內府安得以唐羨餘爲比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王昭禹曰賦用者以賦之所入而用之也

○賈氏曰上有九貢九賦九功此特言賦明兼

有九貢九功亦取具焉○黃氏曰賦用謂九式之當用邦賦者貢不與也有餘不足則推移之而必取具焉

取具者取足於大府

○劉執中曰取其一歲賦用之具數以爲之本然後歲終則以受藏受用之府所入所出會之○林氏曰會其出入亦以待司會之會

總論

李氏曰周官掌財者雖不一綱統所係實專於一司蓋冢宰非不制國用彼論道之職特總其凡而斂散出入之權大府實主之故天下財貨之入莫不自大府而受之量入以爲出亦莫不自大府而頒之夫是以利權不分而斂散

得宜使其不專總於一司而分掌於他職出財者惟以給辦爲先用財者惟以濟事爲功而後之不繼不恤也財如之何而不虧此大府之職所以總天下財貨之入凡頒財於官府都鄙百執事者悉自此而以式法受之出入斂散惟歸於一此所以擗節有方而用度常給故其職曰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豈非邦之賦用悉取具於大府而入出之權不分耶大學論生財之道曰仁以發財蓋仁者之用財必先計其多寡有無而後敢發身而爲之不仁者惟恣其己之所欲爲而不顧其財之足與否是故欲開邊欲營宮室財多而妄用用已竭則束手無策不過造爲百端以取之民如漢武唐德是也彼豈知周之用財固自有方寧如是漫焉無統乎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

四人徒四十有八人

鄭康成曰工能攻玉者○賈氏曰賈辨玉之貴賤善惡○王氏詳說曰有王之玉有國之玉王之玉不過服玉佩玉珠玉食玉盟玉獻玉而已玉府所掌是也國之玉寶器瑞器也寶器藏於天府瑞器藏於典瑞非玉府所掌矣○陳君舉曰玉府內庫掌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物及受貢獻以備賞賜此帑藏之在宮中者而列於太府之下與凡治藏之官無異以見王者以天下為家貢賦之入無彼此之殊漢湯沐邑為私奉養不預經費靈帝作西園萬金堂聚為私藏皆非先王之法屬於大府則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司會有廢置誅賞之典夫安得不節若御府禁錢捐之親幸之手省闥之中外人比校不及則傷財害民豈細事哉

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王昭禹曰玩則可玩悅之物好則可樂好之物○胡氏曰玉府所謂玩好非曰貢賦之入必責之以玩好之獻辨其所產之地如其地之止產此物可以充玩好亦足以便其所貢○王昭禹曰兵則若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之屬器則若赤刀弘璧琬琰之屬良貨賄則其貨出於自然而美者也○鄭鏐曰金玉良貨賄固有可玩者也兵器豈可玩之物哉玉府亦掌之與金玉同列此殆如禮記所謂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之類歟○黃氏曰王之金玉玩好兵器貨賄皆式貢之餘必取其良者下奉上自當如此劉執中曰府之於宮中隨其物之所宜各有匣櫝以防衛之故謂之藏○賈氏曰玉府以玉為主外所有美物亦兼掌之

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

劉迎曰言服王者王所服之玉若玉鎮玉璆與夫玉璧之類皆服玉也玉人之事曰鎮圭長三尺天子服之若此皆謂服玉也○劉執中曰服玉謂服用之玉器不在於禮典者及璞玉材玉可先儒乃以冠飾玉為服玉蓋珠玉耳今衮冕之旒用玉二百八十八驚冕之旒用玉二百一十八無非皆以玉為珠即所謂珠玉也而誤以服玉為珠玉不知珠玉為何物耳○鄭康成曰佩玉者王之所帶也玉藻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詩傳曰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衡牙纘珠以納其間○賈氏曰佩玉佩於革帶之上玉藻所言佩白玉謂衡璜兩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又以一組懸於衡之中央於末著衡牙使前後觸璜也案毛詩傳衡璜之外又有瑤瑤瑤瑤所置當於懸衡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於瑤瑤之內角斜繫於璜也纘珠納其間者組繩有五穿穿珠於其間也○鄭鏐曰珠玉則冕旒所飾十二玉○劉氏曰珠玉為珠以飾冠弁王齊則共食玉

王昭禹曰齊則致一以格神也必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於神明玉者陽精之純可以助精明之養者故王齊則共食玉○鄭司農曰當食玉屑○王氏曰其食之有法昔北齊李預常得食法采而食之及其死也形不壞而無穢氣則食玉之所養可知矣

大喪共含反玉復衣裳角枕之鵠角柶

愚案含玉見大宰○鄭司農曰復招魂也衣裳生時服招

魂復魄于太廟至四郊○王昭禹曰夏采以冕服復于太祖冕服則司服之所掌玉府言復衣裳者冕服掌於司服而藏於

府○鄭康成曰角枕以枕尸○鄭司農曰角柶角七也以楔

齒士喪禮曰楔齒用角柶楔齒者今可飯含

掌王之燕衣服衽反席牀第側美凡褻器

鄭康成曰燕衣服者中絮衾衣袍禪之屬皆良貨賄所成

何趾衽則以寢席則以坐○鄭康成曰第簀也○鄭司農

曰褻器清器虎子之屬○陳蘊之曰官名玉府以金玉至貴也而兼掌褻器之賤誠若不類蓋此官所掌皆玉之所服用雖褻

○王昭禹曰燕衣服非禮服法度之正玉燕

器亦尊貴之物或謂此亦用珍寶為之則是孟蜀七寶
粧器器藝祖皇帝所以斥其為亡國之具而碎之者也

黃氏曰冕服司服掌之屬宗伯燕衣服王府掌之屬冢宰格王正事宰相之職王之衣服外府以關市之賦為之而燕衣服則歸于王府燕衣服衽席牀第皆可為淫靡而與金玉同藏使大府為之長王之用財雖不會大府歲終會貨賄之入出冢宰受焉猶可以察其非度也○劉執中曰以其府近王宮而燕寢之衣服器玩或多珍異故兼掌焉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對音

賈氏曰合諸侯謂時見曰會若司儀云為壇十有二尋工與諸侯殺牲歃血而盟則供珠槃玉敦○鄭康成曰敦槃類珠玉以為飾○王昭禹曰珠盤以盛牛耳玉敦以盛血○王氏曰盟必割牛耳取血歃之牛耳以示順聽血則告幽之物示信之由中也珠盤土敦蓋歃血之器珠陰精之所化玉陽精之所生以陰陽之精物為器又使掌玉生邪說含之物者共焉示諸侯以信之至○黃氏曰珠盤玉敦用於盟歃王府供之盟所以結信信必自王之人先之故用天子寶藏之器○鄭鏐曰左氏

所載哀公會齊侯于蒙孟武伯問高柴以執牛耳之事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是皆衰世之事周公當成周盛時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而設官使共合諸侯歃血之器何耶聖人防患之意以為盛者有時而衰合者有時而散故盟會歃血之事亦有時而不免然則待衰世慮後患遠矣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音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

黃氏曰此私獻於王者也鄭氏言百工所作可以獻遺諸

侯非也○林氏曰獻者諸侯獻其國所有之物○劉氏曰獻讀如大夫出疆必告反必有獻於君之獻傳曰類考叔有獻於公是也○愚案既云

獻又云藏則必下之所獻於上者若以內府○王昭禹曰文織與書所謂亦有此掌為疑則必其多寡美惡之不同耳

厥篚織文同蓋帛之有文出於織○鄭康成曰文織畫及繡錦金玉兵器文

織與夫良貨賄之物皆物之美而可用以為獻者故王府受而藏之以待用受謂受於作治之工而藏於王府者也

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賈氏曰謂王於羣臣有恩好因燕飲而賜之貨賄也○黃氏

蓋天子燕私器服之藏故獻為私獻而好賜亦王之私予左氏傳曰王以革伯宴而私賄之曰非禮也勿藉內府有好賜予則無典章不可廢者也崧高王遣申伯路車乘馬韓奕王錫韓侯淑旂綏章是也○易氏曰共其貨賄○王氏曰王府既言凡

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內府又言凡王及冢宰好賜予則共之者凡王以玉府所受好賜玉府共之以內府所受好賜內府共之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內府主良貨賄藏在內者

愚案內府非天子私藏之所以其在庫門內耳與後世

瓊林大盈庫異矣

史氏曰內府之官最私褻亦列大府之下為冢宰之屬與凡治藏者不異何也蓋王者無外以天下為永財物之在

民間皆吾府庫以養吾赤子者也不不得已而取之於貢賦所以共經費不得已而藏之於內府所以待大用初無內外之限○陳及之曰內府所掌疑於外然內府却共邦之大用外府反共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以此知內府不專供內外府不專供外以外內名者所掌有多寡不同耳漢以少府掌天子私藏大農掌國家經費職掌既分官守亦異而縱後世侈心矣○黃氏曰內府共貨賄則大用也外府共布則小用也內府多臨事度宜非預有法程者適四方使者所

受物與好賜予者為可見

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

賈氏曰言掌受即大府所云九貢以下頒于受藏之府是也○王昭禹曰玉府掌王之玩好兵器則其兵器皆天下之至精者也凡良兵良器必自玉府揀選其非玉府所藏者內府受而藏之○李景齊曰以素弓韃甲之時而良兵良器其將焉用蓋武備之不可忘若此○李氏曰當

安平無事之時一歲之入可以支一歲之出無恙也一方有警而不貲之費將何所給哉此內府所藏之貨賄所以待邦之大用○史氏曰國家大用莫過於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周官乃以是數者著之外府而曰凡邦之大用不知所謂大用者安在哉自商周而論成湯之大用在徙亳以從先王居成王之大用在營洛以奠商頑民宣王之大用在復文武之境土會諸侯於東都歷代之王雖無一定之論然其存心在此一事必朝夕於斯苟未如欲則一毫之入皆為是積又安敢以資不給之用乎彼燕遊之奉市賈之用賜予之費尤當節約苟當於理而不出於私意雖取之外府可也不然內府亦民之膏血人主可妄用乎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

鄭康成曰諸侯朝聘所獻國珍○王昭禹曰四方賓客合幣以獻玉則謂之幣獻若大宰大朝觀會同贊玉則

是也○陳及之曰玉府內府所掌金玉兵器良貨賄一也必分于二官者蓋玉府所掌皆式貢餘財所作及獸人漁人所入之物專以供王玩好及賜予耳邦之大用不與焉內府所掌乃九功九貢之貨賄及諸侯所獻國珍皆公家物以待邦之大用所以分于二官

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

賈氏曰適四方使者謂公卿已下聘問諸侯若大行人間問省親等○王昭禹曰四方幣獻既入內府王之所以遺諸侯者亦取足於是焉此旒報之禮也○鄭節卿曰四方諸侯獻國珍異之物列領之內府者及有問省之費各以四方之幣無皆交錯而分遺之王亦所利其物歟○黃氏曰王聘諸侯皆有賜遺幣帛以縣縣給賜予以幣餘之賦給予用以邦國之貢給此言凡適四方使者則吉凶

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鄭鏗曰王有好賜予冢宰亦有者冢宰體國而有所頒賜

非一己之私用然言王以及之則尊卑之分明矣

○王氏詳說曰案掌客言

待諸侯一節以卿大夫之助君養賓也卿之於賓既見之又膳之上公則膳以待諸侯大夫則膳以卿大夫之助君養賓者猶如此況以天子之宰專

以待諸侯一節以卿大夫之助君養賓也卿之於賓既見之又膳之上公則膳以待諸侯大夫則膳以卿大夫之助君養賓者猶如此況以天子之宰專

陳及之曰大府云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則是凡官府餘財盡入藏幣王之賜予盡掌焉然王府內府所共者良貨賄金工兵器之屬職幣所供者幣帛貨泉外府所供幣賚賜予之財以備之耳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外府主泉藏在外者

○賈氏曰泉布本是外物無在內府故對內府為外

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

鄭鏐曰周之泉布今之錢自其出之有源言之則曰泉自

其布散不滯言之則曰布

○王昭禹曰傳曰源於泉布於布化於貨制於刀又或謂之刀者言其制而用之以為利又或謂之貨者以其化而通之以為利古者寶龜而貨貝所以交易者唯貝而已至太公立九府圖法始用錢以代貝此邦布所以掌於外府○鄭康成曰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

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有五銖八行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文曰泉直

○黃氏曰外府專掌邦布貨賄重幣布輕幣布所以

通貨賄故貨賄皆在內府而布在外府○鄭康成曰入出

謂受之復出之

○鄭鏐曰觀職內掌邦之賦入疑此當讀掌邦布之入為句下文可讀曰出以共百物蓋先王於泉布不專恃以富國欲其流

通布散於天下耳故既入於外府乃出而用之量入以為出非欲藏之至於朽不可校也

鄭康成曰共百物者或作之或買之待猶給也○鄭節卿

曰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此其綱領至於王后世子凡

衣服之用邦布者則共之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凡幣

帛齎財之用邦布者則共之賞賜給勞之用邦布者則又

共之此其出入支用固已瑣碎不一而斂滯貨給賒貸所

以與民相通者又豈外府之所能兼故係邦之用者外府

頒之而其在民者則分於泉府

○孫氏曰泉布假之權百物非國用之經作之於司市斯民不得索其制惟國

之山荒札喪欲阜通百物以便民則弛征廛之法增泉布之作爲商賈之利焉外府掌
邦布之出入又非此之謂也九職之民各貢其所有惟無職者則貢之以夫布準一夫
所征而輸布也任地於人亦各有常貢惟宅不毛者則懲之以里布所謂入其疆土地荒
蕪則有誅凡若斯者乃入於外府以待國之小用蓋布帛不可以尺寸裂穀粟不可以勺
合均必泉布而後可濟其小用若夫市之貿易匪布不通五
布之斂悉歸泉府王之膳服於斯取之與外府不相關矣 ○鄭康成曰有法
百官之公用 ○黃氏曰謂當用百物者也 ○鄭鑄曰泉布之出雖以共百物而
待邦之用亦足共乎凡有法之用而非有法之用亦不共之也

愚案周官一書半爲理財大率多是穀粟布帛出於天
之所產人之所成上下所賴以供不窮之用者在是其
實以錢與世交易絕少觀司市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
布則冶鑄之事有時無後世窮山竭冶以供鼓鑄者矣
又司市一屬與民貿易而上下交征利之地布之一字
絕無而僅有自司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泉府同貨
而斂賒而後廛人有五布之入肆長有總布之斂極而
泉府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泉布之行用有數亦無
後世傾市合廛以取辦於錢者矣故周官自廩人以下

數官掌九穀之出入以待國家之用者姑未暇論而自
大府玉府內府而下不知其幾府有下大夫有上士中
士下士不知其幾人而大府實爲之長自其受貨賄之
入金玉曰貨則頒之于受藏之府布帛曰賄則頒之于
受用之府而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入則
內府掌之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者則專掌於外府
之一官則泉布之藏用有限必無後世貫朽索腐與夫
見錢流地上者矣以此知當時之國本在農國計在桑
麻穀粟國用在金玉布帛則邦布本以權百物之低昂
時出以佐國用之不及是以未嘗不用夫錢也開之以
百物之共而制之以有法之嚴此邦布所以流行而不
匱變通而不窮苟上之人不能守經常之法泛取而褻
用之手頭一開而邦布不給冶鑄一興而邦本始病矣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

王氏曰外府所待邦用皆有法王及后世子衣服豈可以

非法

○鄭鍔曰王者示民以軌則必自身始非先王之法服則不敢服

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音客齋音賜予之財用

鄭鍔曰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所用尤廣非外府泉布所能盡給財用之幣固有共之者外府第供其行道之齋

費聘禮所謂問幾月之齋是也

○黃氏曰財用幣齋其財用有幣者之齋也裏送之雜費也掌皮曰歲終會其財齋

典婦功曰授女功之事齋稟人曰受財于職金以齋其工凡齋義通賜予財用亦謂有當買作者內府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外府共幣齋大用小用可見矣○愚案財用之幣齋謂財用中宜有幣齋也賜予之財用謂竟賜以財用也

○王昭禹曰玉府內府所共者貨賄之賜予外府所共者邦布之賜予

易氏曰此即上經所謂待邦之用凡有法者何謂法九式是已共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則大宰羞服之式祭祀賓

客喪紀會同軍旅之幣賜予之財用則又大宰祭祀賓客

喪荒芻秣匪頒好用之式蓋大宰總經國之大計故以九

式均節邦之財用外府共其用而已故數者皆行之以式

法綱要節目森密如此

凡邦之小用皆受焉

鄭康成曰皆來受也○賈氏曰外府所納泉布所積既少

有小用則給之若大用即取餘府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王昭禹曰王與后服不會則至尊不可以有司法數拘也

世子則防其以奢侈而亂法驕佚而敗禮不可以無會與

酒正惟王及后之飲不會同意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一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賈氏宮正疏曰諸稱司若司裘司市之類皆是專任其事
事由於已故以司言之○陳君舉曰鄭氏以司會若漢之
尚書其實不然漢尚書自是少府屬官當時諸府皆有尚
書所以分爲四曹後漢分爲六曹鄭氏但以尚書爲司書
計之官遂以比司會之職不知漢諸官府各自有會計非
若周之司會以中大夫爲之其職甚隆凡內外府應千財
用皆計於司會漢高帝時獨蕭相國知此領天下之財以
柱下史張蒼爲計相此近周之司會其後諸府各自置府
官以管會計乃其局分之人與周之司會不同如大尉之
金曹自主貨幣鹽鐵倉曹自主倉庫之類是也本朝奉宸

庫乃周之玉府內藏庫乃周之內府左藏庫乃周之外府
渡江以來又置激賞庫今之南庫是也周之三府分爲四
府凡天下金玉之物皆歸於奉宸山澤鹽鐵之賦皆歸於
內藏其他非泛所入一歸於南庫謂之宰相兼制國用至
於天下戶口租入歸之戶部所以今版曹不可爲者正以
分散四出權不歸一○薛平仲曰大府爲諸府之長蓋財
用所自出職不過於下大夫而司會之職旣以中大夫二
人居之又以下大夫四人贊之權任之重亞於小宰司書
爲之掌文書之藏職歲職內爲之課出入之數而餘財之
可錄者職幣又從而掌之是何若是之不容簡邪蓋府藏
之官初無與於貨賄之用而貨賄之出入則會計之所宜
盡心也事權均則不足以相臨職守畧則不足以參稽周
官理財之法大抵不患府庫之無餘財惟患出入之無定

用然則司會之職烏得而不重司會之屬又烏得而不備
愚案自大府至掌皮皆掌財賦之官然大府以下大夫
爲之司會以中大夫爲之大府旣爲長則司會爲屬乎
夫以大臨小可也以小臨大可乎今列於大府掌皮之
間何也蓋司會一官誠有關乎天下之利害雖無財賦
可掌簿書可職得以持法計天下之財用王后六宮世
子與夫宰相大臣卿大夫士其有用度不當皆得鈎考
舉正之此其所係大矣故其官甚尊非大府比謂之屬
於大府不可也司會一官只成周有自秦漢以下便無
此官蓋緣先王都無毫髮之私故容得這般議論後世
所以不立此官只爲人主不便已耳且如今內庭官者
比之外庭請給數倍若司會一官立便須理會去緣此
所以不肯立大抵掌出納財用者其事至易而持法以

較出入之當否者實艱其人本朝財計總之三司微有古意然司會止計其用而不治藏三司則用與藏兼主之又曰度支頗有似司會遺意然不過郎曹與成周之中大夫相去遠矣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鄭康成曰逆受而鈎考之○劉執中曰司會掌會計而必掌典法則之貳者聖人謂職會計者不顧國政之是非不度民情之疲弊惟私是積或傷於仁惟節是求或害於禮非所以存國體也故必知六典八灋八則爲治之大本則財用可致而有傷乎國有蠹乎民者得以舒卷裁成王道也○鄭鏐曰司會掌天下之大計而爲計官之長欲括天下之財用以會其數不可不掌典法則之貳小宰執其貳以佐大宰之治使人不敢搖動其已成之法而司會則鈎

考之官掌其貳以會天下之財其語雖同其事則異

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

鄭鏐曰職在會計雖掌其貳至於生財之術悉稟諸大宰

是故邦國之財用則用大宰九貢之法以致之田野之財

用則用大宰九賦之法以令之民職之財用則用大宰九

功之法以令之節邦之財用則用大宰九式之法以均之

賈氏曰九式用九賦大宰均節而用之司會主鈎考故亦言均節也其致也其令也其均也皆用大宰

之法此之謂掌其貳○孫氏曰周之賦入不過九貢九賦

九功而已九貢者諸侯之歲貢還以待邦國弔卹賑救之

用而畿內無所仰給也九功者國中及四郊之民所入閭

師斂之則以充府庫備緩急而公上亦不賴其用也所謂

九賦乃廩里及畺地之有田至於都鄙者之賦載師掌之

以當歲之百需考之司勲可見矣司勲掌六卿賞地之法即載師任之於遠郊者也必參分之一食乎公上唯加田然後無國正焉非加田不得而免矣

盡是田野據多言之故曰田野○愚案陳止齋說見載師凡任地後

○賈氏曰九賦之內惟關市幣餘國中非田野自外四郊以下

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賈氏曰大宰九賦一曰邦中二曰四郊此不言邦中而言官府者以官府在邦中故舉以表之其實官府不出賦○鄭康成曰郊四郊去國百里野甸稍也甸去國二百里稍去國三百里縣四百里都五百里○賈氏曰此皆依太宰九賦言之百物財用以民之出賦不必皆使出泉以百物當之亦得故大宰亦云斂財賄也○鄭氏曰書謂簿書契最凡也

○賈氏曰書契即小宰八成之書契最凡謂計要之多少以為契要也

版戶籍也圖土地形象田

地廣狹

○愚案版圖已見小宰

王昭禹曰凡書皆掌於司書又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則書契版圖司書掌其正司會掌其副逆謂有所治正有所治正則司會案書契版圖以逆之矣而又聽其會計之書焉會謂歲會計謂月要日成書契版圖掌之於此歲會月要日成錄之於彼以此所掌稽彼所錄則財用之多寡羣吏之實偽昭然若辨黑白矣

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

薛氏曰鄭康成以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與職內之入職歲之出至王昭禹又以三考之為參以兩考之為互以職內考其入以職歲考其出以職幣考其餘是所謂參也以職內及會以逆職歲職歲以式法贊逆會是所謂互也日成之事少故以職之相參相互者攷之二說皆不通周官三

百六十以象當暮之日分職任事皆有日成何獨於三官言之耶蓋天下之事合衆數而爲目合衆目而爲凡合衆凡而爲要合衆要以爲會目則日計謂一日之內錢穀獄訟幾何總而結之曰目凡則旬計謂十日之內錢穀獄訟幾何總而結之曰凡要則月計以三旬而總之會則歲計以十二月而總之司會以天下官府之職一日所治之事有數總其數而計之有目總十日之數而結之有凡以凡考目以目考數以數考凡是之謂參凡與數相考數與目相考是之謂互不然月成既考以月要歲成既考以歲會則日成亦當攷以日計之數目何獨於日成獨云職歲職內職幣司書之數官乎

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鄭康成曰周猶徧 賈氏曰四國謂四方諸侯之國司會

鈎考之官須知諸侯得失以此治職文書詔王及冢宰廢置詔及冢宰者以冢宰副貳王之治事故并告之

○劉執中曰八州諸

侯之國禮樂刑政能致中和於其民者必周知之則歲會雖不足而其治有可旌者歲會雖贏而其治有可廢者故以詔王及冢宰廢置以治爲本

愚案王制曰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齋戒受質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鄭鏐曰司會總天下之大計而鈎考之苟或無書漫然不可得而知故設司書之官專以典司簿書爲職百官有司財用之數具載於此司會得以案籍而稽考此所以爲司會之屬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音征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

王昭禹曰六典八灋八則大宰大史之所建小宰司會掌其副貳之書司書則正掌其書而已○林氏曰司書目九

貢九賦爲九正而書稱文王以庶邦惟正之供蓋古之王
者必正經賦以足經用未嘗有無名橫斂司書掌羣吏之

徵令必使知此意故言正焉○黃氏曰九事九式特用財之程式耳變言事凡羣吏之所當聯事合治者莫不舉也

王昭禹曰邦中之版則都邑之內籍民數之版也土地之

圖則十有二土五地之圖也司書掌邦中之版則以知夫

家之數土地之圖則以知山林川澤之數司會掌凡在書

契版圖者之貳而此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則司書掌其

正司會掌其貳○史氏曰古者有書必有圖案圖以知其形即書以知其數圖書並用久矣

賈氏曰此官所掌邦之六典已下至入出百物所掌與司

會同者以司會主鈎考司書掌書記之司書所記司會鈎

攷之故二官所掌其事通焉九職即司會九功也九正即

司會九賦九貢也九事即司會九式也邦中之版土地之

圖即司會版圖也周知入出百物即司會百物財用也

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鄭康成曰敘猶比次也謂鈎考其財幣所給及其餘見爲

之簿書○鄭司農曰受受財幣之簿書○王昭禹曰以職

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斂凡用邦財者之幣故入職幣

凡上之用財用必考于司會

鄭鏐曰以天子之尊用天下之財有爲天下之公而用之

者有以一人之私而用之者所用者公固不論也若出於

私而無以稽考之則蕩然無法私慾縱矣司書記錄用財

之數抱其書而往考於司會此豈公用之財哉是必防一

人之私有以縻費乎國計庶幾會計之臣詔上以節用耳

○鄭康成曰上謂王與家宰王雖不會亦當知多少而闕之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王氏詳說曰膳夫言王之

膳不會庖人言王之膳禽不會酒正言王之飲酒不會外

府言王之服不會司書以上之用財用而必考于司會是王之用財用亦有會乎曰不會者不計其所用必殄于司會者所以知其多少而預爲之備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許又}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

鄭康成曰逆受而鈎考之○王昭禹曰大宰於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則此所謂大計羣吏之治者亦以贊成大宰之事而已蓋司書正掌會計之書以佐大宰○黃氏曰徵令貢賦之令也小司徒曰以行徵令○鄭鐸曰凡民財之數或有或無器械之數或備或闕田野有開闢之數夫家有衆寡之數六畜之數或有登耗山林川澤之數或有童涸無所不稽焉考其數而知之所以逆羣吏之徵令於民者果當否也民足於財而徵令寡則知其有愛民

之心民乏於財而政令數則見其無恤民之意不本於書

以攷其數將何以逆之哉

○史氏曰知民財器械之數是欲使其民居而足食行而足兵也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是欲

使其戶口繁富牛羊被野也知山林川澤之數是欲使其澤深無禁材木不可勝用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極非止於賦斂而已

○李景齊曰幽

詩陳王業之由不出於夫婦耕鋤烹葵剥棗之間孟子論王道之始亦不過於雞豚狗彘無失其時與夫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之數語大抵古人之於民事有不可緩而張官置吏所以分治于下者莫不以是爲先故周官羣吏之治治此而已三歲之計計此而已吾觀冢宰之職有曰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意其所計必功過之大者至司書之職有曰三歲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而後知其所計者但如此耳然則民財器械之備與乏田野夫家六畜之治與耗山林川澤之贏與縮潤與涸皆羣

吏之黜陟係焉亦足以見先王之致意於民事如此後世課羣吏者責辦賦稅與夫簿書獄訟之末民生之厚與否里野之闢與否不恤也安識成周計吏之本意

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

鄭康成曰法猶數也應當稅者之數○黃氏曰田野穀粟數牧六畜山澤各以其物皆民職貢賦攷其足見贏者取之寬也不足者取之隘也司書於是通其有無平其緩急而出其稅斂之法使掌事者受而行之貢賦皆有定制不可易移稅斂雜征故可隨事通融而使考官掌其法事成又入要貳以備考○易氏曰成周財用所出不過九貢九賦九功而已無他取外不能明指其說或者疑焉以小人徒攷之其言以任地事而今貢賦凡稅斂之事言貢賦而不言九職則知稅斂者九職之稅斂所謂三農生九穀園圖籍草不以至虞衡數牧之職又至百工商賈之職又至嬪婦臣妾閒民之職凡有職者有征故總以稅斂為名何以明之以小司徒言稅斂於貢賦之後而明之不然問師任民即九職之貢而曰以時征其賦○鄭鏐曰大宰以九賦斂財賄而問師旅師之非稅斂而何

官無非掌稅斂之事者書之所在則法之所在故凡稅斂掌事者俱受法於此則取諸民者不敢取於法之外事畢使之入要貳之書其要將以致諸朝其貳則藏之以為鈞攷之證○史氏曰要者若今之正本貳者若今之副本書具則其數不可得而隱○王昭禹曰使入要貳于司書則以知稅斂之多少故也

凡邦治考焉

王昭禹曰凡治於邦者司書則蚤正其書以待其來攷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其書藏於司書則司書無所不掌矣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二十人

呂氏曰職內主會計邦賦之入

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

賈氏曰九職九貢九賦之稅入皆掌之獨云賦入者賦是

總名下言賦者皆類此○黃氏曰大府領財于府藏且以

其數予職內職內辨其物等總計而執之○鄭康成曰辨

財用之物處之使種類相從總謂簿書之種別與大凡○

氏曰執其總者以見數之浩穰苟無所總何所稽考惟職內執其數之所入以是而逆

邦國之賦用以是而書其貳令以受財以是而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入以是而敘其

財以待邦之移用皆不出吾所入之數所謂執其總者可得其要矣執者確然不易之

謂入數既定但當量所入之多寡以制一歲之用耳捨此欲於數外廣用職內所當堅

執也家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者非○黃氏曰官府財入謂內府外府

之屬凡入貨賄者皆是都鄙財入蓋縣都財賦留其處以

待用而其副皆在職內○王昭禹曰大府曰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

大府入于都鄙官府職○項氏曰賦用即諸侯之貢蓋所貢與九

賦九功不同若曰祀曰嬪皆指所用言之大宰亦曰九貢

致邦國之用不然則逆賦用當是職歲事何以在職內○

黃氏曰邦國用之於國貢之於王其數皆逆知

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

愚案職內掌入不掌出則鄭氏謂受財於職內以給公

用似與職歲相亂所謂凡受財者意有司凡受財之入

者其貳令皆職內掌焉○黃氏曰貳令蓋職歲式法與

府藏給予之數此其副本也謂之令必稟於上也類聚

書之備考閱

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

鄭康成曰亦參互鈎考之○賈氏曰及會者至歲終會計

職歲主出職內主入以已入財之數鈎考職歲出財之數

與夫職歲出財與官府所用之數並鈎考也

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黃氏曰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有餘不足可得

而知矣則敘之以移用待大府○鄭鏐曰國有大用內府之所共國有

小用外府之所待若夫有無多寡備乏

盈虛出于天之所為非人力所能及者必預備於此緩急之際通融相資是以謂之移用職內又當次敘其用知物之久近以待邦之轉移之用不特每歲之常用而已夫惟蓄財以待用又敘財以待轉移之用此所以國無匱乏之憂民無加賦之歎○王氏詳說曰移用之法見於職內以其邦之賦用取具焉耳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

史氏曰不謂之職外而曰職歲者以冢宰制國用必在歲之杪推一歲之周乃得而會計故謂之職歲○陳及之曰職內所掌盡會計邦賦之入職歲所掌盡會計邦賦之出職入者以歲所入考其所出職出者以歲所出證其所入互相稽考以防姦僞而總屬於司會鄭氏謂亦掌財用非也○史氏曰職歲之官當視職內以為低昂彼職內所入定矣職歲乃得以式法而用之其用之多寡職歲固不敢必○陳止齋曰職幣與職歲通職皆有府○愚案有府者不必藏藏而職歲無賈者以職幣辨物真錄而書揭之也

掌邦之賦出

王昭禹曰自大府而下掌財者固非一人又有職歲者總計一歲用財之數以待歲終之攷校其詳畧周密一至於此雖有姦僞之吏無所肆其貪盜之罪○劉執中曰其入也非職內之令則不受焉其出也非職歲之令則不授焉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

賈氏曰職內云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此云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二官一出一入皆書其貳共相鈎攷故職內云以逆邦之賦用此云以待會計而攷之其事通也此官所出皆由上令所出故亦書其貳令編存為案以待會計而考之

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

賈氏曰出財用皆為有事事有舊法用有常職歲出財皆有舊法式在於職歲故須受法於職歲○易氏曰凡頒財大府以九式之法授之職歲舉大府

之所授者予之故
曰受式法于職歲

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

王昭禹曰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職幣掌幣餘之官故賜予則以敘與職幣授之○鄭康成曰敘受賜者之尊卑

○王氏曰禮記

所謂上先下後也○王昭禹曰賜予者王之私恩敘者先後之倫雖私恩之仁未嘗妄施焉必有禮以節之

黃氏曰財出無式賜予無敘皆不得行此所以相副貳也凡貳皆所以相參考大府以官府都鄙當受財用之數予職歲職歲據之以授式法府藏憑之以出給若今之幫勘也

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賈氏曰司會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此官主式法出財用故以敘助之

黃氏曰贊逆會以其出數逆而知之以贊會計賜予不會

職幣之敘不與焉

○王昭禹曰歲會掌於大宰書則掌於司會職內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則職歲贊逆會者凡與職內同贊司

會而

已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王昭禹曰掌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故以職幣

名官

○鄭鐸曰古者行禮無所不用幣以為君子雖不可以貨取亦不可以虛拘故必實幣帛於箱篚以將其厚意周官特設一官以掌之意蓋如此

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

愚案鄭氏曰幣謂給公用之餘凡用邦財者謂軍旅非也幣未可言餘下文始是餘者蓋職幣掌斂幣振餘二事皆辨物定錄以詔賜予

黃氏曰以式法出之復以式法斂之不苟贏也必使善其物足於用而有長財則為得也○林氏曰幣以行禮斂以聚之而已

振掌事者之餘財

鄭康成曰振猶拊也檢也

○賈氏曰以財與之謂掌事謂以王命

有所作為

○賈氏曰奉王命有所造為者職幣檢其所餘則受取也

○王昭禹曰振者以時舉之

掌事者之餘財必以時舉之以其既出以給用恐積久或

易遺忘故也○孫氏曰九賦斂財賄其經常之賦八焉而

已先王乃於八者之中斂所用之餘以當其賦之一而足

成九焉蓋散在官府者雖至寡而聚歸一職則其數亦足

用彼之所損者皆有餘之物此之所補者乃可以共賜予

之頒與其沉滯而不舉不若振刷以來歸無暴橫之政以

殘民也

黃氏曰財用之數驗之以書契督之以要成證之以貳今

考之以參互制之以式法辨之有類執之有總小數之則

乘大數之則會職內所敘職幣所振雖餘財必加嚴焉

皆辨其物而實其錄以書揭其列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

鄭康成曰奠定也○鄭司農曰揭之若今時為書以著其

幣○賈氏曰既斂得幣皆當辨其物知其色類及善惡而定其所錄簿書色別各入一府府別各為一牌書知善惡價數多少謂之揭○王昭禹曰

皆辨其物則色以別之防其或以賤買貴也而實其錄則

定其數防其或以多為少也以書揭之則明言而表之○

黃氏曰以書揭之詔上使知已出見餘之數不獨賜予不

免時有小用於是取之○王昭禹曰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以賜予為用財之餘事故也然賜予亦非獨取於幣餘而

已蓋賜予之物或共於外府內府或取於典絲典臬以幣

餘之餘類寡或不足以給其用故以詔上之小用賜予而

已

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

黃氏曰王之用不會獨會其出以知餘見耳其數皆關白

司會

賈氏曰職幣主出故歲終與司會會之下贊之亦謂贊司會之事

陳君舉曰人主逸樂常生於有餘節儉多出於不足漢武帝因貫朽索腐故得以放縱生事唐明皇見大盈庫於是賞賜無極成周職幣之官所以覺察餘財辨其物真其錄以書揭之歲終則會正恐人主以餘財妄用也

○愚案職幣餘財特賦用之餘

者其所存甚微不可以漢唐豐富之財爲比所以振其餘者特患有司以其微而爲弊耳

總論

黃氏曰天下財計至浩繁也國之用度至難程也豈惟姦弊之不可攷凡事之緩急先後物之精麤功苦財用之有餘不足萃於一司雖明辨強有力者猶懼不能支周之所以爲善制者其大者爲之九式各有制節不相踰越其小者使百司庶府凡用財者分受之是故大府受貨賄之入以式法頒之於府藏賦入之貳在職內賦出之貳在職歲

職歲以式法授羣吏之受財者府藏無職歲式法則財不出若三司憑由勘合也羣吏既受財則以貳令予職內若三司磨勾也官府都鄙之百物財用皆有版圖在司書其貳在司會以行會計之政司書敘其幣餘之財歸於職幣宰夫於是詔辟名之誅善物之賞嗚呼條綱相統脉絡相貫甚煩而有至簡者存甚博而有至要者存後之言理財者烏能易是而爲善制哉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薛平仲曰自外府掌邦布之入出而百用足以如志王者衣服之用且於是乎取之則致美以華其躬將何所不可然則邦用之均節於終者蓋司裘之所成其始也禮庫曰司裘掌皮既有皮毛齒革亦是財賦所屬而屬大府如今軍器監屬戶部可見

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鄭司農曰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也○鄭鍔曰冬至祭天於貞丘王服大裘以黑裘為之說者謂黑者北方之色以象道也羔之為物羣而有禮以象禮也格天當以道事天當以禮此所以服黑羔之裘不曰羔裘而曰大裘唯天為大也○賈氏曰以其祭天地之服故以大言之非謂裘體侈大也○王昭禹曰大裘以簡大為名與記所謂大禮必簡同意大裘無經緯之文無繪功嘗攷司服之職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郊特牲曰郊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自司服觀之則祀天之時服裘而戴冕自特牲觀之則被衮而戴冕今考是官掌為大裘以祀天與特牲之文不協然記禮之言衣裘皆為有衣以為之裼裼覆也為其褻故必覆之其說以為表裘不入公門入公門尚不敢況敢表裘以祀天乎冬至之祀以寒故服裘於裘之上則被衮衣裘被衮則

同一冕故司服王之服六而冕有五然則特牲言被衮周禮言大裘雖若不協其實一也記禮者有不敢服裘而被冕之義則大裘不裼之文又有大裘冕無旒之論皆不足據也

中仲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

鄭康成曰良善

○賈氏曰謂之良者下文功裘臣所服見人功麗良裘與大裘皆君所服故功細密故得名良○王氏曰致人功謂之功裘良裘

非特致人功

已質又良焉○仲秋鳥獸毛毼因其良時而用之良裘玉藻所謂黼裘歟○薛氏曰裘之名備見於王澤以黼裘孤白裘為君之裘以錦衣狐裘為諸侯之裘以狐青裘玄緇衣麕裘絺衣羔裘緇衣狐裘黃衣為君子之裘以虎裘狼裘為君左右之裘其曰惟君有黼裘以誓省釋者以為○鄭司農曰行羽

物以羽物飛鳥賜羣吏

○鄭康成曰羽物小鳥鵲雀之屬○王昭禹曰王乃行羽物則以陰氣畢於此爵羅為將禁之矣仲秋行羽物則以陰氣盛於此爵羅為既設之矣

○黃氏曰戒寒候之將至詩

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言寒為有漸也希革毛毼天地生

物之仁民之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王已受裘豈嘗一念忘

物之仁民之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王已受裘豈嘗一念忘

此羽物之行頒裘繼之欲公卿大夫皆知此意爲當體也
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鄭康成曰功裘人功微龜謂狐青麋裘之屬○賈氏曰玉藻君子

青紵裘鄭云君子大夫士也以其裘用雜故爲大夫士若君則用純故鄭引此證功裘有狐青麋裘以待頒賜也○鄭鏐曰詩之七月

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此乃獻於季秋之月

者蓋九月授衣之候寒氣將至墮霜而裘可具王者襲重

裘則思臣下之寒故使先獻於授衣之時待時至則頒之

宮伯以時頒其衣裘若後世之賦冬夏衣所頒者宮中之

士庶子此以待頒賜則不止於宿衛之臣耳○王昭禹曰仲秋

月也寒氣將至王既迎寒則禦寒之具不可不備中秋獻良裘於王乃其時也季

秋者陰於是乎盛是月也寒氣終至方命民入室之始則以裘而頒賜乃其時也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

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史氏曰射有三曰賓射曰大射曰燕射唯大射擇士而與

祭故射義曰射中者得與於祭然必以射擇人者取其內

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心在焉故也祭

之有求於陰其心能若射之取中則神格矣故祭有取乎

射○愚案陳及之○鄭康成曰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

內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其將祀其先祖亦與羣臣射以

擇之凡大射各於射宮○賈氏曰從王已下至大夫射各自於其西郊之學

射宮之中知然者案儀禮大射云公入驚自外而來

入明王已下皆於郊學也○陳及之曰大射所以擇與於祭者司裘掌王之

事而已畿內諸侯大夫采地無限司裘豈能一一供之○

鄭康成曰侯者其所射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

之以爲臯謂之鵠著于侯中所謂皮侯○賈氏曰侯中上下俱有

傍之側其鵠還以虎豹皮爲之○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

○賈氏曰虎熊豹麋是猛獸麋者迷也○黃氏曰天子三侯所服者執事而衆也虎執事於熊豹執事於麋麋觸而不搏○王氏曰王及諸

侯以正物爲事正物以服猛爲先獨王共虎侯則虎尤猛

故也卿大夫之德則能養人而已不能除患不足以養人
鄭康成曰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熊侯諸侯所射豹侯
卿大夫已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
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凡此侯道虎九
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
十糝七十豭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
梓人疏曰天子九十弓無文約
三等有尊卑分爲三節尊者射遠卑者射近故知王射虎侯諸侯卑於天子其自射熊
侯明助王祭亦射熊侯卿大夫卑於諸侯以其自家射麋侯五十步明助王亦射豹侯五
十步卿大夫更言已下
者兼有士亦射豹侯

愚案大射儀曰量人量侯道以狸步大侯九十參七十
千五十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千千不及地武
射器皆入梓人畫物大史侯于中所以聽政司射誓之
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千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
蓋凡高大遠皆尊者所宜君之射道獨遠於臣下乃理

之當然也至於當射釋獲之時卻又優君故大射儀云
司射請釋獲于公公許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觸
咽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唯公所中中三侯皆獲是則
不必至遠不必中鵠亦自釋獲也學者觀此可以曉得
禮意

鄭康成曰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
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鄭
景望曰諸侯卿大夫以下侯道視王每降以二十弓雖曰
德之殺亦王所以責已者重而待物者恕也○鄭康成曰
侯中之小大取數於侯道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則
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
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此數明矣
○賈氏曰二十寸據把中側骨
中身也弓別取二寸以爲侯
也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

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
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
者取名於鵠鵠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雋亦取鵠
之言較較直也射所以直己志○鄭鍔曰禮記射義之說
則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
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謂鵠
之言直也射所以直己之志然則諸侯卿大夫謂之皆設
其鵠蓋如此也

王氏曰凡射以服禽獸服禽獸然後得其皮以為裘則共
侯者司裘之事○鄭鍔曰侯在梓人飾之以皮設之以鵠
則在司裘

大喪廞

許金反

裘飾皮車

賈氏曰周禮稱廞者多故書皆為淫先鄭許為陳後鄭

從興者車僕云大喪廞革車圉人云廞馬亦如之即是所
廞車馬又禮記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
平竽笙備而不和皆是興象所作明器非陳設之理故不
從先鄭也廞裘則興象生時裘為之謂明器中之裘○王昭
裘與廞樂同意廞者陳之而無實用陳之非所以致死不惡於不
仁無實用非所以致生不惡於不智凡廞儀物者亦仁智之盡也鄭康成曰皮
車遣車之革路○王昭禹曰明器之車以
皮飾之事死如事生之意

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
王昭禹曰歲終則會者會其一歲用皮之數惟王之裘與
其皮事不會所以優至尊不言后者后之服無以皮為之
者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鄭鍔曰百工之制一歲所用皮革不勝其多如函人為甲
韠人為鼓輪人為輪而鞅輶輿人飾車而鞅輿與夫鮑人

韋氏裘氏五工之所用無非皮也故立掌皮之官

○王氏詳說曰考工記曰

攻皮之工五函鮑韠韋裘是已然考工今有函人鮑人韠人而韋人裘氏缺焉裘氏其司裘歟韋氏其掌皮歟知此則知考工記一篇必非漢儒作

陳君舉曰古之皮幣乃國家所重天府所用甚廣故禮贄皆以皮幣為主觀當時皮事無所不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故知出入之數極多大較與貨賄相敵此所以亦屬宰府皆司會為之長

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

史氏曰皮有三始折謂之皮已乾謂之革

○賈氏曰許氏說文獸皮治去其毛曰革既

熟謂之韋其實一物○賈氏曰秋斂皮者鳥獸毛毳之時其皮善故秋斂之革須治用功深故冬斂之○王昭禹曰春則用皮之事於是乎始故春獻之○鄭康成曰皮革踰歲乾久乃用獻之獻其良者於王以入司裘給王用遂以式灋頒皮革于百工

鄭鐸曰以式灋頒于百工當用皮者頒以皮當用革者頒

以革用舊式以頒之則多寡為有度循邦法以頒之則非法所當用者不與之

○史氏曰式法者有常之數懼其用之無藝而取之多

○賈氏曰既獻其

良者於司裘其餘則入百工即冬官裘氏韋氏山人之類用皮者

共其毳

只銳反

毛為氈以待邦事

史氏曰毳毛之細縹者緝而為氈貴其溫

○賈氏曰若掌次張氈秦則掌皮共毳毛與冬

官使

作氈

○易氏曰邦事自祭祀以至喪紀無不用故掌皮皆有

以待之

歲終則會其財齎

王昭禹曰泉布謂之財行費謂之齎斂之則用財斂而散

之則有行費

○史氏曰歲終不會其皮事而會其財齎者皮革既斂春已獻而入于司裘用之者司裘耳至於斂時之財齎則在掌皮也其曰財齎行

者有裏囊也蓋禽獸遠人不聚於城郭而息於山林掌皮之斂豈敢千里疲人以輸送必使齎其財而市之其財曰財齎以明斂者非強取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二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內宰宮中官之長

○愚案自內小臣以下皆內宰為之長

○賈氏曰內宰

治婦人之事對大宰治百官故稱內宰大宰不稱外則兼

統內

呂氏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風化並行故贊治之官皆曰宰內宰屬之大宰意其治家之道亦權衡審訂於大臣格心之所自出歟

愚案宮中官不過三項宮正宮伯宿衛之官今之環衛是也宮人掌王寢洒埽次舍之事今之修內司是也至於內宰凡宮中之奄豎與諸嬪御皆在所統則今之內內侍省都知是也其體甚大其官甚尊其長以下大

夫其屬無下士可謂尊矣

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

賈氏曰書謂書之於版

○劉執中曰內宰所掌六宮之陰禮九御之婦職王內之政令閹寺之法禁皆其所以為書○鄭鍔曰書所以

教宮人如後世女則女訓之類

○鄭康成曰版謂宮中閹寺之屬及其子弟錄

籍圖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

○劉執中曰宮內百職之名氏皆載於其版

寢內外之廬寺皆畫於其圖所以分宿衛之所居

○王昭禹曰王內后宮也○鄭鍔曰小

宰所治之王宮乃王之六寢此所治之內宮蓋后夫人所

居之宮乃王之北宮夫以王者之尊嚴后夫人之寵貴而

中宮之事乃以朝廷下大夫統治而宰制之其意以為第

綢既交則情與愛洽顏辭媚熟則公為私奪故雖宮闈之

政令一以付之示大公至正以塞險詖私謁之原故名官

曰內宰而使掌書版圖之法焉○黃氏曰康成謂政令施

閹寺者非均稍食分人民皆為政令不獨施於閹寺

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

易氏曰鄭氏謂稍食為吏之廩祿人民為吏之子弟恐非

吏與子弟所得而至胡五峯疑官吏與妃嬪雜處以經

攷之自有明文秋官掌戮曰宮者使守內蓋王內之職惟

內小臣奄四人為上士其餘皆非命士則知所謂宮者皆

人民也以版圖之法治之如某所為宮某所為寢某所為

廬舍分以守之故曰分其人民或謂國君不近刑人刀鋸

之餘春秋所戒何至后宮之邃嚴而刑餘之錯列歟是不

然王內之人民猶王宮之人民司隸帥四翟之隸以守王

宮則責之以守而已非近而親之也與後世親內官而疎

外庭者異矣

○陳君舉曰分其人民以居之只看目錄便無可疑天官一篇應于外朝盡用士人為之至醢醢酒漿之屬却是奄人女奚自

內宰而下內小臣寺人內豎至女史皆奄奚為之至於典婦功典絲枲染人饌人苟外有司可為者依舊是士人為之而內司服與縫人又非奄人不可所謂分其

人民只是許多奄人女奚女御在宮闈之執事者耳

○鄭鍔曰均其稍食與宮正所均者同

分其人民以居之與宮伯授八次八舍之職事同宮正宮伯所均所授者王之宮此所均所分者王之北宮所以不同

以陰禮教六宮

鄭司農曰陰禮婦人之禮

○王昭禹曰凡內事皆陰也后祭市謂之陰禮司徒敘親謂之陰禮與此意同

鄭鍔曰周制后有六宮猶王有六寢正宮一以聽內事燕宮五以息燕其制以一宮爲中四宮處四角而正宮一則在前不名曰寢乃曰宮者蓋寢則息燕之義宮則隱蔽之言息燕非婦人所宜言而婦人以隱蔽爲自重故王謂之寢而后則名曰宮六宮者指后言之不曰王后而曰六宮不敢斥言王后之尊與王同體不斥言示訓也后爲六宮所取正猶教以陰禮者蓋王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治亂因之興亡係焉能知陰禮則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

而不淫其色裏謁不干于朝外言不入諸閫闕睢之風行彤史之化修矣

以陰禮教九嬪

鄭鍔曰九嬪九人猶朝之九卿經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嬪居九室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祭祀則贊后賓客則從后所任爲尤重不知禮則上納王后於邪下帥九御爲非矣故亦以陰禮教之說者謂均名曰陰禮旣言以陰禮教六宮又別言以教九嬪何也蓋有王后之陰禮有九嬪之陰禮教后以配王之陰禮其禮爲大教九嬪以婦人之陰禮異夫王后之所謂陰禮也故別言之以明其異

○鄭康成曰教以婦人之禮不言教夫人世婦舉中省文也

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

鄭康成曰婦職謂織紝組紃縫線之事

○王氏曰婦職之法所以事王及后共祭祀賓客之職法

九御女御

王氏曰女御八十一人每九人則屬一嬪故謂之九御○黃氏曰九御各官曰女其御於婦道有所未知也

○王氏曰

使各有屬使屬於九嬪○杜子春曰一事絲泉之事

○王昭禹曰大宰以絲泉之職

任嬪婦內宰以絲泉之事作九御蓋九御勤於絲之事則天下無不蠶者九御勤於泉之事則天下無不績者○易氏曰二事之說鄭氏以為絲泉王氏新傳以為祭祀賓客之事非也二即貳也左氏載史墨之言曰物生必有兩有三乃至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三貳也知王以三公為貳則知王后以三夫人為貳矣知諸侯以三卿為貳則知三夫人以九嬪為貳矣以至九嬪則貳之以二十七世婦二十七世婦則貳之以八十一女御正合此經各有屬之義○黃氏曰九嬪職曰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功即婦職作二事者也與婦德婦言婦容皆為陰禮特言二事者女御之職也世婦以上無絲泉功事必使內宰教九嬪者古人學必有師雖女子亦然故九嬪職謂之世婦知婦道矣

鄭鏐曰說者謂周制天子六宮自后而下有三夫人九嬪

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內宰宜皆在所教也獨教六宮教九嬪教九御上不及夫人下不及世婦何也蓋夫人猶王之三公坐而論道三夫人亦從論婦禮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非明道者不可以處其位然不明婦禮豈可以處三夫人之職哉六宮之尊猶且教之則三夫人從可知矣

嬪之為賓也猶朝之九卿焉而婦則執婦道以事人者也於其尊而有賓道者猶且教之則世婦從可知矣

李氏曰男女之際人所甚重前哲備言之矣然而賢妃聖后之不世出亂國亡家者往往皆是蓋婦人之性陰昧而柔弱鮮克正者堯之試二女以嬪于虞以觀厥刑焉堯之二女其淵源非不善尚曰舜能以義理下其心則不漸以教不摩以禮其不行婦道明矣夫后妃同體於王其次嬪御亦所愛幸一舉動足以旋轉天地薄蝕日月其為禍福不可勝言矣並寵則妬不答則怨憎則有讒言愛則有私謁府庫或為之空刑賞或為之濫姦邪或為之昌忠義或為之盡冢嗣或為之易帷簿為之不修社稷為之不食妹喜之殺桀姐己之殺紂此類豈少哉成周內宰之職王宮之中自王后而下至女御之卑皆受教皆習禮德皆正言

皆順無治容無廢功無侈服無哀道則閨門之內何有不肅傳之天下何有不化關雎之不淫葛覃之躬儉樛木之無嫉妬螽斯之多子孫卷耳之輔佐求賢兔置之莫不好德於此見矣王道安得而不成乎

林之奇曰官禁之密房闈之事內宰何能教之男女之別正家所先未聞使外官治內事也后夫人以下欲無驕侈嫉妬無讒言私謁在人君正身率之耳豈使內宰教之乎舜以匹夫而妻帝女使執婦道于虞氏書曰嬪于虞蓋以德化之也文王能使太姒之有德亦身率之耳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皆非使人而教之也

正其服禁其奇

反

紀

哀

反

展其功緒

王氏詳說曰后六服夫人揄翟闕翟九嬪則鞠衣世婦則展衣女御則緣衣此所謂正其服

○劉故中曰六服自存其制不可論此謂常居之服亦有物色可以齊上

而邀寵者必正之尚德也

○鄭鍔曰惡莫大於奇哀奇則怪而不常哀則僻而不正左道之禍常由是生漢武帝后宮爲方術所誤呪詛之變興巫蠱之姦起以大逆亡道坐死者前後數萬人由不禁之於早耳○鄭康成曰展錄也緒業也○鄭鍔曰既作二事於前則當省其功緒於後作之而不省則勤者不見知而怠者以嬉遊廢業

楊氏曰嬪婦內職也而列之天官之屬內宰蒞之教以陰禮婦職之法使各有屬以作二事禁其奇哀展其功緒則內無曠職而作淫巧以蕩上心者不容於其中矣其進御以時敘焉則便嬖暱寵之私亦無自而有關雎化行雖曰后妃之德亦先王治國家中外一體也後世先王之法廢中外離絕不相統一奇哀無禁功緒不展而婦式之法不行焉逸居無教言德功容不循正道妬寵相乘而嬖暱之

私得以干其上矣自周衰迄於漢唐女禍無世無之職此之由不遵先王之成憲而能正家而天下定者未之有也大祭祀后裸古亂反獻則贊瑶音遙爵亦如之

鄭鍔曰周制王后無祭天之事則大祭祀者祭宗廟也○王氏詳說曰王以圭瓚酌鬱鬯裸后以璋瓚酌鬱鬯裸王以玉爵酌醴齊朝獻后亦如之王以玉爵酌盞齊饋獻后亦如之若夫后所酌瑶爵者謂羨尸時也蓋王之羨尸以玉爵酌醴齊后之羨尸以瑶爵酌盞齊是九獻之禮后與王之所以相為異同也賈氏曰已上三事內宰皆佐后裸時以璋瓚授王而醑尸則內宰以瑶爵授后亦贊之也○鄭鍔曰后當行裸獻之禮內宰贊其事使不失節至於用瑶爵以獻之時則亦贊焉鄭康成謂瑶爵者尸卒食王既醑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瑶為飾然考之於禮既裸之後從獻之時王以玉爵酌元酒后以玉尊酌清酒朝獻之時王以玉爵酌盞齊后以瑶爵酌醴齊自三獻以至九獻王皆以玉爵后皆以瑶爵康成特指七獻之時所用之爵恐非也○史氏曰瑶玉之次公劉之詩曰維玉及瑶后之爵降王一等以瑶為之示次玉也

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

鄭鍔曰后之服六而祭祀之服所用不同祭各有位而后之位所立各異如祭先王則當褱衣祭先公則當揄狄祭羣小祀則當闕狄是正其服也如君在阼則夫人在房君西酌犧象則夫人東酌壘尊是正其位也○鄭康成曰薦徹之禮當與樂相應○王氏曰告以出入進止之節使與禮樂相應○王昭禹曰記曰禮交動乎上樂交動乎下詔其儀則使其容

比於禮其節比於樂

贊九嬪之禮事

鄭鍔曰當奉祭祀之時九嬪即贊后薦徹豆籩九嬪所舉應禮則后之所舉得禮矣且有以贊之凡賓客之裸獻瑶爵皆贊

鄭康成曰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為賓客者裸之禮亞王而禮賓○賈氏曰大行人上公再裸而醑謂王先裸次后再裸也裸時大宗伯代后至于拜送則內宰亦贊后拜送爵獻

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瑶爵亞王酬賓也。坊記曰：陽侯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享廢夫人之禮。

王昭禹曰：先王承賓猶承神，故大饗之禮惟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是以祭祀后有亞裸，亞獻與瑶爵羨尸之禮而賓客亦如之。裸獻則王禮賓客，而后亞獻瑶爵則王酬賓客，而后亞王酬賓客。○王氏曰：不言后，以上文裸獻瑶爵言后從可知也。

致后之賓客之禮

鄭康成曰：謂諸侯來朝，覲及女賓之賓客。○史氏曰：后之賓客公卿大夫之妻而外之命婦亦然。○賈氏曰：致后之賓客之禮者，謂若酒正致后之賓客之禮，其掌客致八人之禮，彼諸侯夫人致禮于賓客之法，明后亦致牢禮於賓客。鄭注掌客凡夫人禮皆使下大夫致之，則此內宰亦下大夫也。女賓之賓客訓畿內同姓諸侯夫人有會見王后之法，亦致禮焉。

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賈氏曰：喪言凡則王及后世子以下皆是。內宰佐后使其

屬宮治外內之命婦。○鄭康成曰：使使其屬之上士內命

婦謂九嬪世婦女御。○鄭司農曰：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王

命其夫后命其婦。○賈氏曰：夏殷之禮爵命不及於士，周之禮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夫尊于朝，妻榮于室，則士妻亦為命婦可知。不

言三夫人一夫人從后不在公限。○王昭禹曰：凡喪事則外內命婦皆有衰麻之

服哭泣之位。○賈氏曰：正其服之精麤位之先後。而其

事則有治之者，后之所使內宰所佐也。

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

量，淳諸允反制祭之以陰禮。

劉執中曰：朝以聽天下之政，故君立之天道也。市以聚四

方之貨，故后立之地道也。○禮庫曰：周制國君夫人世子

命夫命婦過市皆有罰，所以別朝市辨義利分貴賤。今內

宰却佐后立市，市井之令出於房闈之中，此漸不可長而

況宮中之祕密却與市井之事，其意果安在？○愚案：此特體地道以始立市耳，既立則

后何預其事○王氏詳說曰洛邑營於周公攝政之五年此書作於六年是朝○王氏

市之位已立矣何於此而復佐后立市乎是知此書周公作之為天下後世法○王氏

曰次其官之次則司市所謂思次介次是也○王氏詳說曰司市

中以陳肆辨物而平市所謂思次者市之治焉所謂介次者胥師賈師治焉此設其次也

敘其地之敘司市所謂各

於其地之敘是也肆謂陳物之肆肆長所謂各掌其肆之

政令是也○史氏曰鄭康成曰陳處也○賈氏曰為有

豆區之屬○杜氏曰淳讀為純純謂幅廣制謂疋長○賈氏

問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指何谷云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大

廣四當為三寸三十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為四也○鄭

康成曰陰禮婦人之祭禮○史氏曰市成而祭后既與焉謂之陰禮可也

象其事焉○劉執中曰祭之以

陰禮神地之道使民信而不欺

中音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

鄭鍔曰觀察義之篇曰古者天子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

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卜夫人

世婦之吉者入蠶于蠶室及獻繭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

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蓋王者

以奉宗廟為重以躬致其服為盡孝故王以躬耕之穀為

采盛后以親蠶之絲為祭服然蠶必以時時至而不詔告

之則有失時之愆中春者可蠶之候也時則詔后帥外內

命婦以共事必於北郊者婦人受陰之義說者謂月令季

春之月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

而先儒於祭義大昕之注亦以為季春朔日今此仲春詔

后何也然以七月之詩攷之春日戴陽有鳴倉庚女執懿

筐爰求柔桑謂仲春也倉庚以仲春鳴記禮者乃言季春

豈季春者蠶事之始歟謂之始蠶意可知矣○李氏曰普

天之下蠶者非一女而后猶親蠶天下之女子有不遵微

行求柔桑者乎耕者非一男而后猶佐天子之耕天下之

男子有不饁南畝喜田畯者乎

○張氏曰周自后稷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有室家則躬織紉之勤

通志堂

相勉不忘乎艱難此王業之基也故葛覃之詩曰為婦為給服之無斁而序以為后妃之本後世幽王惑褒姒而廢申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刺之曰婦無功事休其蠶織蓋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紉之事不聞于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

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

王氏曰內人王內之人

○王昭禹曰謂之王內以內屬於上謂之內人以人屬於內○賈氏曰案典婦功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

事齋嬪婦既是九嬪世婦明內人是九御

○賈氏曰稽猶計也功事絲枲之事○王昭禹曰展而視之非一時稽考其成而已展言緒則所展者功之綸緒稽言事則所稽者功之成事

○王氏曰既均其稍食歲終則會之既展其功緒歲終則稽之

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

王昭禹曰典婦以功獻於后內宰則佐后而受之

○鄭康成曰獻功者

九御之屬

賈氏曰布帛之等縷小者則細良縷大者則麤惡今言麤良比其功制中度功中程而又善則在所賞制不中度

功不中程而又惡則在所罰

會內宮之財用

鄭康成曰計夫人以下所用財○王氏曰會內宮之財用為大宰歲終受其會故也

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

賈氏曰正歲建寅之月○鄭康成曰均調度○王氏曰稍食歲終既會之矣正歲又均焉功事歲終既稽之矣正歲又施焉

鄭康成曰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于王言之明用

王之禁令今令之

○王昭禹曰有謂之內宮有謂之北宮言內宮則知王宮為外言北宮則知王宮在南

守宿衛者○賈氏曰謂若宮伯所掌士庶子糾其惰慢者也

○鄭鏐曰內宰於內人之稍食何其切切耶於每歲之終則必會之於正歲之始則必均之歲終者周人之歲十月也正歲者夏人之歲正月也十月必會者

謂一歲之終則一歲之功事已成食一歲之廩稍則宜一歲之功事可稽矣於是之時會之者所以稽其一歲之成效是故佐后受其所獻之功乃比校其小大與其麤良以行賞罰於是時又併與一歲之財用皆會之因一歲之費而責一歲之効如此其嚴正月必均者謂一歲之始則一歲之功事始施始焉不均其廩稍則終焉不敢責其成效於是之時均之者所以施其一歲之功事功事已施於是表揭禁令於北宮又從而糾其所守使無敢遊觀而去守以妨一歲之功事故特指王之北宮言之則因一歲之始而施一歲之事如此其嚴然則切切於內人之稍食豈徒然哉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

直龍反

種音之種而獻之于王

賈氏曰上春亦謂正歲以其春事將興故云上春○鄭康

成曰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古者使后宮

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必生而獻之示能育之使不

傷敗且以佐王耕事共禘郊也

○劉執中曰種必生於六宮以其有地之道生生不窮之祥○史氏曰凡種種

之種必藉后宮生之者欲其亦知稼穡之艱難不鄭鏐曰經言三農生九

穀固不一種獨於種種之種則三言之司稼辨之而縣于

邑間舍人縣之於歲時內宰生之於上春皆以種種為言

則知種種非九穀也司農謂先種而後熟則謂之種後種

而先熟則謂之種言生種種之種則凡九穀之或先種後

熟或後種先熟者皆生之也觀詩人有黍稷種種之言謂

黍稷之有先後然則非指種種為穀明矣

總論

鄭鏐曰后之尊與王同體賓客之來則有禮賓之事祭祀之時則有助祭之事建國則立市共祭服則親蠶耕藉則

獻種歲終又受后宮獻種之事則爲后者不爲無職立內
宰之官或佐之或贊之或詔之或正之如是其詳然先王
之意不止此耳中宮之貴椒房之寵命下大夫爲之宰以
治宮中之政令則制以天下之公法實所以杜驕侈之原
陳君舉曰嘗讀關雎知三代而上后妃極天下之選矣后
妃母儀天下而嘽嘽然有不足配至尊之意當是時夫人
嬪若干人世婦若干人女御若干人各以其職奉上所以
共賓祭蕃子姓之官備矣后方惻然遐想幽深側陋之間
尚有遺賢宜配君子求而不可得則中夜不寐展轉歎息
庶幾得之吾當推琴瑟鐘鼓之奉與之偕樂而後慊后德
如此則宮掖之政一以聽后之所爲奚不可者今內小臣
而下凡閹官九嬪而下凡婦官下至於女奴曉祝者曉書
者曉裁縫者必屬之大臣則夫負數之增損職掌之廢置

祿秩之多寡賜予之疏數皆稟命於朝廷而后不與且使
內宰得以稽其功緒而賞罰其勤惰苟違有司之禁雖天
子不得自以爲恩是故私謁不行而內政舉古之所謂正
家者蓋如此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奄稱士者異其賢

○賈氏曰上酒人隸人等奄並不稱士則非士也用奄者以其所掌在內故也○呂氏曰

奄位極於上士先王防患之意蓋微

○李氏曰周禮之內餘奄皆不命宦官之位天

象所有指其居次或在帷簿之內論其職掌或聞牀第之
言固不可以詘辱俊又渾轂男女用奄人是乃制事之宜
愚案先王之時宦者不過數十人內小臣四人寺人五
人內豎五人閹人每門四人而已不若後世之多旣總
於內宰而內宰又屬於冢宰上下相統得以進退用舍
之則不賢者自不容於其間後世不然宮中官則皆奄

人既不屬宰相所以縱橫而莫制

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

鄭康成曰命謂使令所為或言王后或言后通耳○王昭禹曰正其服則后之六服所用不同正其位則祭祀賓客喪紀所以為禮者其位不同○王氏詳說曰有王之服位有后之服位有王之命令有后之命令夏官太僕小臣之於王天官內小臣內豎之於后其職一內小臣云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大僕云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是大僕之職與內小臣同內豎云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小臣云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王小法儀是小臣之職與內豎同然大者掌其大小者掌其小大僕小臣之所由分則內小臣所掌宜若掌后之小命乃曰掌王后之命至其通令與凡小事則人

豎掌之此足以見后之次於王矣況后言命而不言大命王后雖有好令於卿大夫曾何大命之有是知大命皆在於王也周之時后且不預王之大命況其他乎○鄭鏐曰內宰於王之服位則正之而內小臣亦正之內宰正之於大祭祀之時內小臣正之於宮闈之中

后出入則前驅

史氏曰前驅者前訶肅眾○賈氏曰小臣是奄人與后導道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

賈氏曰祭祀賓客喪紀此三事后皆有事則與后為擯贊

○鄭康成曰擯為后傳辭有所求為

詔后之禮事相息亮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

鄭康成曰詔相正者異尊卑○賈氏曰詔相正皆是上擯后尊故云詔詔告而已九嬪稍卑則言相相佐助之女御卑

直正之而已

徹后之俎

鄭康成曰俎謂后受尸之爵飲於房中之俎

○賈氏曰天子諸侯祭禮亡案特牲薦俎

乃受尸之酢次主婦醑尸尸酢主婦於東房中受尸之酢亦有薦俎后之俎小臣所徹亦約與士禮主婦之俎同也

○易氏曰膳夫言凡

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胾俎胾亦俎也尸與賓之胾王其

胾有饌饌皆有俎故謂之胾俎后亞王之裸獻瑤爵則其

胾俎一也徹后之俎而不言胾者胾以王為主后亞王而

已○王氏詳說曰后之俎而不言胾者鄭氏謂后受尸之爵飲於房中之俎是亦胾俎之謂也蓋尸之胾王與夫賓之胾王其俎皆謂之胾俎但胾俎為至尊之俎后不言

尊故耳

后有好呼報反

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

易氏曰好事則以物問遺於諸侯之親者好令則以言問

勞於卿大夫之親者

○史氏曰后之族有尊后之族有親遠在四方者得恩然不與之接其饋餉問勞之禮乎故好事好令則內小臣

得馳傳而往焉其曰卿大夫者卿大夫之家也○賈氏曰后有族親在四方謂畿外諸侯於王有親若魯衛晉鄭之等也於卿大夫亦謂同姓族在朝廷者

○陳

及之曰胡五峰謂婦人無外事以貞潔為行若外通諸侯

內交羣下則將用君哉人臣尚無境外之交曾謂王后可

乎其疑是矣而未足也先王之政以端本澄源為先故擇

配之際必得賢妃貞女以配君子其憂在進賢不淫其色

見於關雎尊敬師傅化天下以婦道見於葛覃求賢審官

而無險陂之行見於卷耳於是有內宰之官以陰禮教六

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女御自三夫人以下莫

非賢婦人況王后乎若是而外通諸侯之懿親內交卿大

夫之賢者不過助天子政治而已古者天子享諸侯有王

后亞獻之禮上公來朝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簋膳大牢

致享大牢侯伯來朝亦如之子男來朝夫人致禮六壺八

簋如曰婦人無外事亦甚不可矣是故欲行周禮者當自

天子一身始以正心誠意為之本以之齊家以之治國以

之平天下則政事無一不善處不然外通諸侯內交羣下

相與連根固蒂是幽后所以亡周豈周公舊典乎○鄭鑄曰唐明皇時宦官

用事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震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動以萬計卒成大亂非此內小臣比矣

掌王之陰事陰令

鄭康成曰陰事羣妃御見之事陰令王所求為於北宮閤人王宮每門四人圍游亦如之

鄭康成曰閤人司昏晨以啓閉○王昭禹曰不以晨門名官而謂昏者蓋守中門尤宜謹於昏故曰閤人

愚案其職云掌守中門之禁惟雉門耳此言每門者言

中門據有禁守者言之其實王之五門使墨者守○賈氏曰此掌

藏文鄭注謂墨者無妨於禁御○黃氏曰禮家說王宮五門則二十人圍游之數不若成康之世刑措不用其守門者安能有墨哉漢文帝廢肉刑至景帝遂募死罪

宮或以為王有五門四面皆有中門故曰每門義亦通

鄭康成曰圍御苑游離宮○黃氏曰游陂池文王靈沼王宮嚴密之地不得不謹圍游之地何必如是此足以見內外一體皆所以嚴一人之奉初不以圍游而少忽也圍游

無間於王宮則燕游不足以損德○薛平仲曰閤人專守王宮中門之禁中門蓋治朝之外門於王內若不相關於圍游亦非所及大宰列閤人於內小臣之後且曰圍游亦如之果何意哉蓋嚴於內者當有以防於外而觀游之所尤隙之易以乘閤人於中門之禁凡喪服凶器潛服賊器奇服怪民皆有所不容入則離宮別苑之所御其防閑杜絕無異於中門之禁則外防固已嚴矣彼寺人於此以相道內人女宮之出入內豎於此傳達內外之通令孰有不關於閤人哉今觀閤人於王宮每門凡四人則舉中以見內外其所守於外者甚衆寺人於正內則五人內豎之幼者則始倍寺人之數其所居於內者甚寡守之者衆居之者寡周公經畫之密殆不可以言語盡

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

鄭康成曰中門於外內爲中若今宮闕門雉門三門也春秋曰雉門及兩觀災○史氏曰中門之禁亦密於外門以其過此則是王之宮庭使內官掌之謂之閤人以其所職專在守門若今所謂司門是也○賈氏曰雉門外有臯庫內有應路故外曰臯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鄭鑄曰王之五門皆有禁特使閤人守中門之禁何耶以朝士之官考之外朝在庫門之外臺使衆庶罷民窮民皆在其所蓋外之二門臣民皆可得而入若夫雉門之內則應門路門非臣民可得而入故於此有禁○王昭禹曰以治朝在路門之外中門於治朝爲已近守禁之嚴於是而始

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

鄭康成曰喪服衰經凶器明器潛服若衷甲者賊器盜賊之任器兵物皆有刻識奇服衣非常春秋傳曰危奇無常怪民狂易王氏曰孔子見齊衰者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蓋內有感惻則外爲之變動喪服凶器不入宮恐震動至尊潛服賊器不入宮則嚴禁奇服非禮弗視非義不聽○史氏曰王之大內常人尚不得入今此奇服怪民皆指宿衛之士非外人也外朝之宿衛既有宮正

去其淫怠與其奇衰之民茲數者復禁而不入王及后者

雖欲見不正之人不可得矣○黃氏曰此守中門者之職事也爲命夫命婦闢與掃除設燎之事他門亦然

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色類反則幾其出入

史氏曰內人應役之人公器應用之物賓客公卿大夫之妻應得入見者然無帥者無所將帥非時而入出者也故必幾察之防其乘間○林氏曰所以防非常衛至尊之道○鄭司農曰幾謂無將帥引之者則苛其出入○王氏曰幾微察之也

以時啓閉

鄭康成曰時漏盡

○賈氏曰若夏至晝則日見之漏六十刻夜四十刻

○史氏曰謹其鎖鑰

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婢亦反

鄭康成曰內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宮中者○賈氏曰謂若宮正所掌者對在朝卿大夫爲外命夫外命婦則總外內命夫之妻內命婦即三夫人以下辟行人使無干

掌埽門庭

鄭康成曰門庭門相當之地

○賈氏曰閭人掌中門則四相當之地唯中門若餘門各有守門者掃之

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

力召反 蹕宮門廟門

鄭康成曰燎地燭

○賈氏曰謂若天子百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所作之狀蓋百根筆皆以布纏之以蜜塗其上若今蠟燭對人手執者為手燭故

蹕止行者廟在中門外

○易氏曰設門燎則設燎於門

以為明蹕宮門廟門則蹕止行者以致其肅

○王氏曰宮正凡邦

廣閭人蹕宮門廟門明所禁止者門而已宮正官中廟中則執燭明所照察者內閭人設門燎明所照察者門而已

凡賓客亦如之

賈氏曰賓客在宮中廟中謂若享食在廟燕在寢

○史氏曰賓客之奉無異宮廟亦宜肅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鄭康成曰寺之言侍詩云寺人孟子

○賈氏曰此奄人案舊公二十四年寺人披曰豈惟刑人披曰

稱為刑人明寺人奄人若然則寺人掌內人不掌男婦矣秦詩欲見國君先令寺人者彼秦仲始天其官未備

正內路寢

○賈氏曰謂后之路寢若上之

路寢不得稱內以后宮故云內先鄭內宰注后六宮前一後五前一則路寢

黃氏曰寺人內豎皆奄王之正內五人則他處尚有之經

不出不著負數蓋掌女宮戒令職事為不可已者已在此

則在他處者未必有職事雖闕之可也

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導其出入之事而糾之

鄭康成曰內人女御女宮刑女之在宮者

○賈氏曰謂男女沒入縣官為奴者○黃氏曰

女宮女嬃女酒之屬

○史氏曰戒所以飭其怠令所以趣其行○鄭鐸

曰內人或有出入寺人則以身相之以言導之其或不如

法者又從而糾之○鄭氏曰糾猶割察

王氏詳說曰內宰下大夫內小臣上士故內宰正后之服

位贊九嬪之禮事內小臣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

內人之禮事若夫寺人初非士不過掌王之內人及女宮

之戒令此貴賤之所以分也卑者不得統尊賤者不得臨

貴

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

鄭鍔曰帥女宮而致於有司以供其役使之事鄭康成云有司者宮卿世婦春官之世婦祭祀賓客喪紀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故雖刑女以為役然下文又言佐世婦治禮事則指以為二十七世婦愚謂康成指有司為春官世婦者鑒說蓋宮卿世婦以卿為之又以下大夫貳之爵位之尊幾與大宰小宰同列謂之有司或幾乎輕上爵然則有司者乃掌祭祀賓客喪紀之有司耳

佐世婦治禮事

鄭康成曰世婦二十七世婦

○黃氏曰內人世婦自治禮事而寺人佐之故其職曰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

而濯概為案獻

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

良鳩反

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

詔相之

史氏曰前言戒令後言禁令戒者戒於未然禁者禁於已

然先後之序

○黃氏曰上言戒令謂在宮有警戒之令此又言禁令謂將出宮弔臨于外故又有禁止之令

○鄭康成曰

從世婦所弔若哭其族親

○賈氏曰鄭知非其弔臨者案世婦職云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故內人得從之也

氏曰內人弔臨于外非寺人帥之而往誰與監臨立於前

而詔相之衆安敢不肅

○鄭康成曰立其前者賤也賤而以詔相之者出入於王宮不可闕於禮

內豎倍寺人之數

鄭康成曰豎未冠者之官名

○史氏曰今所謂小黃門是矣取其輕捷而能傳命

內豎奄之小者三代禮樂稱周為備六寢六宮之奄寺人

內豎其衆不過十人

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

鄭康成曰內后六宮外卿大夫使童豎通于內外之命給

小事者以其無與為禮出便疾

○史氏曰掌王及后之令故曰內外總內及外之傳命故曰通令

文王為世子朝於王季問內豎之御者曰安否何如故曰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也若大事則非童奄之可傳矣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為于偽內人蹕

鄭康成曰內人從世婦有事於廟者賈氏曰案下世婦職掌祭祀賓客喪紀三事與此同明此內人從世婦而蹕也

史氏曰蹕所以止行人肅宣譟王昭禹曰為人蹕其所禁止者王內之人

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棄戰車

鄭康成曰喪遷者將葬朝于廟賈氏曰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者謂朝七廟訖且將行在大祖廟中為大遣

飾頽沐之器賈氏曰案特牲為尸而有祭匱并有簞中中為振飾蓋也為盥手明其頽面沐髮亦有之然玉府褻器鄭注以為清器虎子與此

史氏曰死者不可復生謂其冤氣之無不之也故必求其

生平所近之人所用之器覲夫冥漠之間苟未忘情庶乎

其隨之也故用內豎焉庶幾其以平昔而不忘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三

九嬪

鄭康成曰嬪婦言昭禹曰女之賓從於主謂之嬪書十二女昏義曰古

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不列

夫人于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

無官職黃氏曰鄭引昏義六宮有三夫人以經考之恐非內小臣嬪詔后禮事相九嬪之禮事寺人佐世婦治禮事無嬪佐夫人者女御比士妻世婦比

大夫妻九嬪比諸侯夫人其言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亦恐非周官大夫元士不止

於二十七八十一其為內外相敵之數未可信也若曰數當立此以戒廣色則或恐是

曰九嬪疑若一娶九女因以名之王娶下比諸侯薛平仲曰周官言夫人多矣而夫人曾

不列於官九嬪世婦女御又不言其數三公固無官也嬪

婦女御之以德進者不徒求以充位也內宰自內豎以上

皆所以紀綱王宮之治而九嬪以下所以輔成王內之治

者非法不立非人不行內外蓋一道所以敘次之別如此

通志堂

陳君舉曰婦人女子常與至尊幽居九重人弗得見驕蹇自恣無所不至故使之分職於六宮附屬於冢宰而天官內宰春官世婦又得以參檢其事與夫婦妾賤人自相使令而無畏忌者不同矣漢高之戚夫人子留侯曰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袁盎却謹夫人坐文帝怒說以人彘乃從使大臣得與內事其如是乎後世一女專恣而公卿附離之不暇尚何冢宰之能率

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

賈氏曰婦學之法謂婦人所學之法所謂婦德婦言婦容

婦功也

○易氏曰內宰言其學之已成者故謂之陰禮九嬪言其學之未成者故謂之婦職○王氏詳說曰內宰之教舉其要也九嬪之教致其詳也故以陰禮故能知內學之法者規矩準繩也

鄭康成曰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所九嬪既習於四事又備於從人之道是以教

女御

○鄭景望曰九嬪言教九御而不言教世婦則世婦亦必婦德之成者而後為之○史氏曰教九御則世婦御妻內人皆在

○劉執中

曰一曰婦德

以柔順貞潔為本而皆本於德

○史氏曰周南之詩無非后事關聯

首篇明后妃之德則德之為本固可知也惟其有德則外之為賢君子內之為賢婦人他或未能不害其為賢苟無其德徒有其言則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苟無其德徒有其容則色之蠱媚傾人之國苟無其德徒有其功則此雞之晨惟家之索何足道哉

惟其以德教之於前則三者自然類進故為婦道之全此教之法必先於德

二曰婦言者言其心之聲心懷溫柔則言溫柔心懷正順則

言正順

○鄭鐸曰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詩以為刺此雞之晨惟家之索書以為戒婦人之言其可妄出諸口乎教以婦言者欲其寡誦也

三曰

婦容者謂用禮以正其容也容見於身則動根於德德以

正其心而禮以正其容故能步武成於宮商動靜中於禮

樂詩不云乎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鄭鐸曰冶容誨淫易係以為盜之招妻妾而豔孔父所以見殺婦人之容其可以不婉婉乎教以婦容者欲其婉婉也

四曰婦功功者德行之實有德行以飭其身而無功實以事其上雖有寵祿

不足以自固矣故有宗廟之祭祀籩豆之濯漑不可以不

致其潔有王后之奉養膳羞之精雋不可以不盡其心有

祭服之玄黃歲功之所施不可以不致其力有粢盛之饋
食薦徹之贊佐不可以不盡其禮鄭康成曰婦功謂絲枲鄭鏐曰教以婦功者欲其知蠶織也
驕侈之習與性俱成安知四事爲不可忽所以有賴於九
嬪之教

鄭康成曰教各帥其屬者亦使九九相與從於王所息之
燕寢御猶進也勸也進勸王息亦相次叙凡羣妃御見之
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
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
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遍云自望後反之孔子曰
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
夫放月紀賈氏曰謂月初卑者爲始望後尊者爲先御見之法無正文鄭以意消息之○史氏曰嬪有九三
倍之爲世婦九倍之爲御妻各帥其屬帥其所分教者以
時進御於君故曰敘敘者有節而不亂蓋氣血有限而顏

色無窮苟無其節則耗憊隨之

凡祭祀贊玉盥音音贊后薦徹豆籩

賈氏曰祭祀之時男子進俎婦人設豆籩簠簋贊助也助

后薦玉盥○鄭康成曰玉盥玉敦受黍稷器賈氏曰豆籩言贊不云薦徹則直贊進而已○鄭鏐曰故書以玉盥爲王盥王安石用其說

乃謂下言贊后則上言贊王言之序也以經攷之大宗伯

奉玉盥小宗伯逆盥肆師表盥盛告潔凡此皆贊王也禮

官當贊王則九嬪所贊者皆贊后謂爲贊王非也○王氏

詳說曰大宗伯云奉玉盥小宗伯云辨六盥之名物使六

宮之人共奉之是玉盥之事非王后之所奉然共盥者六

宮之人奉盥者大宗伯進盥者后贊后之進盥者九嬪若

夫籩豆之事雖存於有司而薦徹籩豆者后之事蓋婦人

無非無儀惟主中饋況籩豆奉承宗廟得不爲后之事正

至大祭祀后不預則大宗伯攝而薦豆籩徹醯人醢人皆以奄與女奚掌之所以知其為后之事明堂位曰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是已

若有賓客則從后

賈氏曰后有事於賓客謂助王享燕時九嬪則從后往○林氏曰九嬪之從后猶宗伯之從王

○鄭康成曰當贊后事

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

賈氏曰大喪王喪○鄭康成曰亦從后帥猶道也后哭眾之次敘者乃哭○王氏曰大喪外宗敘內外朝暮哭者九嬪亦從后帥之

世婦

王昭禹曰執箕箒以事人者謂之婦記曰納女於天子備洒埽婦之事人有廣嗣之義故謂之世婦○鄭節卿曰天

官世婦以廣嗣為義春官世婦卿以掌女宮之宿戒名同而官異不得不分內外○鄭康成曰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

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摯○古愛反為盥盛

鄭康成曰濯滌也概拭也為猶差擇○賈氏曰祭祀黍稷春人春之饌人炊之故知此世婦非春非

擇也○鄭鐸曰所用之器則濯摯以致潔所奉粢盛則差

擇以致精先王之置世婦豈徒奉左右以為悅哉其所掌

者重矣○王氏詳說曰少牢曰饗人概鼎俎虞人概獸廟司官概豆籩是濯摯之事為男子之職周禮以女宮而濯摯此所以與少牢異故曰周之禮樂庶事備

及祭之日涖○音利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

鄭康成曰涖臨也○賈氏曰案春官世婦宮卿云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此官直臨之而已內羞房中

之羞○西氏曰謂餽餽粉養案少牢皆從房中而來○王昭禹曰內羞則饗人醢人為王及后世子共之及祭之日世婦涖陳之

總論

劉執中曰王與后之祭祀賓客喪紀外有百執事各帥其

屬夙夜厥職非不可以備其物致其誠也必使九嬪世婦躬泣乃事又俾女御從而觀焉蓋以婦人不事于宗廟賓客喪紀則不知所以事上之道使之豈獨致己之誠哉亦所以役之艱難俾盡其敬也此關雎之后妃召南之夫人立教於前而周官所以帥而習之於後

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鄭康成曰王使往弔

○賈氏曰案司服公卿大夫皆王親弔之此又使世婦者蓋使世婦致禮物但弔是大名雖致禮亦名為弔是以大僕云掌三公六卿之弔勞注云王使往小臣云掌士大夫之弔勞注云致禮同名為弔是其事也○王氏曰世婦視大夫

故使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總論

葉氏曰自古婦人之賢者蓋不易得故生則寢之地以教其卑衣之褐以教其正弄之瓦以教其事既十年則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蠶織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

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五而笄二十而嫁先嫁之三月或教于公宮或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用牲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如此而後備於從人之道況夫王之北宮當貫魚之寵者可以非其人哉後世人主不擇德而以色甚者或取之倡優下賤如漢趙飛燕李夫人之屬是也曲禮納女子于天子曰備百姓言以廣子姓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母子傳類亦不可忽晉愍懷太子宫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屠家女也先王之制百二十人猶以無人而闕之其至難至謹如此

女御

鄭康成曰昏義所謂御妻御猶進也侍也

○王昭禹曰預於燕寢之事則事之至賤也若婦有敵夫之意故但曰女御而已○史氏曰御之為言如馬之在御必俟人鞭策然後遲速緩急不失節外有僕御內有婦御皆從之賤亦有九嬪教以婦學使之不失於正

掌御敘于王之燕寢

劉執中曰九嬪云以時御敘者朔望尊卑之敘此言御敘于王之燕寢者以九人長少為敘

○林氏曰小星詩曰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所謂御敘則有貴賤

別下之

○鄭康成曰于王之燕寢則王不就后宮息

○王昭禹曰王有六

名故也

寢一為路寢五為燕寢女御御敘之所九嬪言王所此言燕寢實一也

○李氏曰女御掌敘于王之燕寢不使九嬪世婦掌之防上之專妬蓋女御官卑不敢嫉妬

自專則內無怨女子孫衆多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一有

失時則大傷和氣七月女心傷悲東山婦歎于室安得聚

少艾之色幽於深宮而無進御之路其情之感動如何哉

以歲時獻功事

王昭禹曰歲時者歲終之時典婦功所謂秋獻功是也○

鄭康成曰絲枲成功之事

○史氏曰嬪婦化治絲枲女功之常女御掌獻其事則其勤惰又有勸懲云

凡祭祀贊世婦

王昭禹曰祭祀之事世婦所掌女御預贊之事

○鄭康成曰助其帥治女宮也

大喪掌沐浴

鄭康成曰王及后之喪○賈氏曰王及后喪沐浴用潘浴用

湯始死為之於南牖下但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今王之

喪亦使女御浴者案士喪禮浴時男子抗衾則不使婦人

今王之喪沐浴或使婦人而浴未必婦人或亦供給湯物而

已亦得謂之掌

后之喪持翼

所甲反

鄭康成曰翼棺飾持而從柩車

○黃氏曰案禮器云天子八翼又漢制度皆戴璧后喪亦同將葬向壙之時使

此女御持之左右各四人故鄭云持而從柩車

○王氏曰后之喪持翼者女御以蔽飾后

為事

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

鄭康成曰從之數蓋如使者之介云

○賈氏曰世婦象大夫女御象元士但介數依命數為差則王

女祝四人奚八人

鄭康成曰女祝女奴曉祝事者○鄭鍔曰古者聖王設重祭之官絕地天通人神不相雜擾故無事於巫祝後世官廢神有不安其所而為妖於人人有不得其安而祈福於神聖人在上因人情而設巫祝之官是故在國祀之禮則有大祝甸祝詛祝之司在王宮則有女祝以女奴曉者四人為之

薛平仲曰人情莫敬於鬼神而鬼神易以惑莫畏於簡書而簡書難以守惟知鬼神之有常禮則所以敬之者不可得而惑惟知簡書之有公法則所以畏之者有可得而守女祝之設所以使之敬鬼神鬼神之禮定矣則妖誕之說果何自而入而巫蠱之禍亦何自而見乎女史之設所以

使之畏簡書也簡書之法嚴矣則彤管之煒豈不甚可樂而靜女之刺何自而作乎格其邪心於幽隱之微杜其私心於記錄之遠女祝女史次於女御之後所以為王內之助者深

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

鄭康成曰內祭祀六宮之內竈門戶

○賈氏曰祭法王立七祀有戶

王同今鄭直云竈門戶者以婦人無外事無行與中雷等其竈與門戶人所出入動作所由后亦當祀之也案月令春祀戶夏祀竈秋祀門后祀之時亦當依此○王昭禹曰內祭祀之在內者若五祀之類是也

禱疾病求瘳祠報福○王昭禹曰祈福曰禱賽禱曰祠○鄭鍔曰內祭祀則宮中之祭是事之常也內禱祠則疾病之禱是事之非常也

掌以時招梗

古猛反 檜 古外反 禳 如羊反

之事以除疾殃

賈氏曰招者招取善祥梗者禦捍惡之未至檜者除去見在之灾禳者推卻見在之變異

○王氏曰檜以檜福禳以禳禍檜以會福而以神仕者曰以檜國之凶荒民之

札喪則凶荒札
喪乃所以會福

此四者皆與人為疾殃故云除疾殃也○王

昭禹曰招梗者施於未然之前禳穰者施於已然之際招梗禳穰顧何施而不可然女祝掌其事亦固有時矣以男巫攷之春招弭以除疾病冬堂贈無方無筭則招梗者必於春之時禳穰者必於冬之時以春為一歲之始招祥梗灾宜於時之始冬為一歲之終禳福穰禍宜於時之終○
氏曰以時者謂隨其時不必在四時

陳君舉曰胡五峰謂宮闈不當有此且曰此殆漢世女巫執左道入宮中為厭勝之事耳是蓋未察先王之意古人通天人徹幽明動則有祭故食則祭先飯桑則祭先蠶農則祭先嗇與夫祭行祭門祭竈祭表貉祭先牧祭馬祖等類不一不惟不忘初之意蓋神所在有之故所在祭之皆先王謹微之意所以自盡焉外朝有司巫男巫女巫內朝

有女祝所掌者大抵類後世淫祀祈望非福然先王不以為不可必設官以掌之者交三才之道也推其意不惟祈福祥求永貞設而必若此者人臣愛上之祠華封之祝堯天保之報上亦其義耳若曰人事既盡此等事一切勿講則非聖人之意後世人主不脩人事祈望非福若秦始皇漢武帝之求神僊梁武帝之奉佛法又非先王事神之本

意愚案孫說
見女巫後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

黃氏曰鄭曰女祝女奴曉祝事女史女奴曉書者蓋與女酒女漿同也酒人列職故女酒為女奴曉酒者漿人列職故女漿為女奴曉漿者可也女祝女史各自列職其事略如春官大祝大史故上聯嬪御與酒漿醢醢不同必非女奴也○劉執中曰女史八人蓋擇嬪御之賢者為之○張

氏曰女史八人令執彤管在宮中書王后夫人以佐治宮

女德之善惡及進御煩碎之事皆書之故宮女懼而修德

○鄭鍔曰古者天子有史官左記言右記動故為天子者

不敢有過舉后與王同體言動不謹則家道不齊無以舉

天下之內治故有女史○愚案薛平仲說見女祝

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

王昭禹曰王后之禮各有所職若祭祀之禮則有薦徹賓

客之禮則有獻酬其職女史掌之王后以禮動當以其職

告上○鄭康成曰內治之法本在內宰書而貳之○王氏曰貳內宰之所掌

逆內宮

鄭康成曰鈎考六宮之計○賈氏曰謂六宮所有費用財物及米粟皆當鈎考之○王氏曰治正后宮

書內令

鄭康成曰后之令○賈氏曰書而宣布六宮

凡后之事以禮從

賈氏曰大史以書協禮事執書以詔王此女史亦執禮書

以從后○王氏曰以禮籍從焉詔后故也○史氏曰施之於事曰治內政攷女

宮以計曰逆內宮紀后之命曰書內令繼之以凡后之事

以禮從則知后之言動皆當合於禮是故戒謹於所不覩

恐懼於所不聞則於禮也庶幾其可書矣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

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典婦功者主婦人絲枲功官之長○宮正疏曰諸言典者出入由已課彼作

之典○陳君舉曰凡三官悉用士人先王以此人主奢儉

所係國家利害所關非士大夫為之則害國亂政必不得

已與內宮相關通如內小臣縫人之類則用宦者耳○賈

氏曰有賈四人者以其絲枲有善惡貴賤則須賈也○史

氏曰婦人女子嫉妬貪鄙驕奢淫佚皆起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今使之趨作不倦則心之所存日在於此不見異物而遷正有賴於典婦功

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齊音客

王昭禹曰式言所用之式法言所治之法所用之式則多寡之數所治之法則精麤之度知其所爲之法然後可授其爲女功之事齊

○劉執中曰婦有貴賤則職有重輕授有多寡則功有麤良故有婦式

○鄭鏐曰或

謂大宰有嬪婦化治絲枲謂之任萬民則指民間之嬪婦言也今此典婦功之官掌授嬪婦女功之事齊鄭康成謂容國中婦人賢善工於事者若如是說則民間嬪婦皆授絲枲於宮然後爲布帛官何給之哉此言嬪即九嬪也言婦即世婦也彼皆舉婦功於宮中宜給以布帛之齊非民間任化治之職者何以知之以其言掌婦式之法以授嬪

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齊推之可知蓋上言嬪婦下言內人

非王宮之嬪婦而誰歟又況所獻之物爲以共王及后之

用又頒于內府則非民間嬪婦之所化治明矣○賈氏曰內宰

惟據九御而言不言九嬪世婦有絲枲之事鄭以九嬪世婦者准三夫人無職九嬪已下皆有之然女御四德不備故須教之九嬪世婦素解不須教也○黃氏曰九嬪世婦通乎諸侯夫人大夫妻典絲枲所謂內外工也及內人殊之於嬪婦

鄭康成曰事齊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枲○史氏曰授其齊者給其絲枲之物○黃氏曰

事齊治絲枲之事及轉致雜費

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音古良比其小大而賈音嫁之物

書而揭其列反之

易氏曰鄭氏謂授當爲受非也當爲授字謂授嬪婦功之

後及秋獻功耳○鄭司農曰苦讀爲鹽謂分別其縑帛與

布紵之麤細皆比方其大小○賈氏曰司農之意以典婦功是都可總掌故分別布帛其典絲唯主絲絲其良者

也典帛唯主布布爲苦者也

史氏曰辨苦良工有巧拙也比小大功有等差也賈之者估其直之低昂書而揭之者榜其物以見凡目○鄭景望曰典婦功典絲典枲皆揭賈何也其亦日省月試既廩稱事以勸勵百工之意

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

黃氏曰典婦功詔典絲典枲共之

○賈氏曰於典絲典枲處受其良好者入此典婦功藏之以待王及

后之用故藏之於內府也

○王昭禹曰頒之於內府者所以待邦之大用共四方使者及好賜之所用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史氏曰天下之絲皆出於蠶一蠶所吐謂之忽五忽謂之絲則一絲之得亦不易矣後世親蠶之禮廢衣服悉備於四方之土貢故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無一分顧惜由其不知所自來典絲之職亦先王恭儉節用之一助

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揭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

黃氏曰凡絲皆掌其入是亦為一府藏也典枲亦然鄭康成以絲入為九職嬪婦所貢絲非也閭師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不貢絲此當是九貢禹貢兗州厥貢漆絲青州厥貢

絲枲

○賈氏曰后宮所蠶之絲自於后宮用之以共祭服不入典絲其歲常貢之絲若禹貢兗州漆絲之等且餘官更無絲入之文亦當入此典絲也辨其物者謂

絲有善惡麤細不同

○王氏曰以其賈揭之防其賤賈貴

○黃氏曰以其賈揭之將以為授功獻功之程

鄭康成曰絲之貢少藏之出之可同官也時者若溫煖宜縑帛清涼宜文繡

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

黃氏曰外內工九嬪世婦及諸侯夫人大夫妻

○賈氏曰上典婦功授嬪婦功

鄭以為九嬪世婦此注內工直云女御者案內宰教女御作二事九嬪教九御以婦職則女御專於絲枲九嬪世婦四德自備不常為絲枲假使為之以其善事所造惟典婦功以共王及后所用不在典絲典枲○賈氏曰以物授之若縑帛則授以素絲若

文繡則授以綵絲○王昭禹曰亦防其以賤質貴

凡上之賜予亦如之

鄭康成曰王以絲物賜人○王昭禹曰賜予所用者有貴賤不同亦皆以其物授之

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

黃氏曰鄭康成改良為苦非也又曰其良功典婦功受之

亦非也典婦功掌授功之政令典絲典枲掌其出入典婦

功非府藏之官猶大府之於內外府良功絲功縑帛○鄭鏐

之職以絲為王則獻功之時受絲功之縑帛故曰受良功蓋物之美有曰良絲視麻為至美對苦而言則良為精苦為麤故有苦良之義對縑而言則絲功謂之良功麻功謂之苦功良功絲之縑帛典絲受之苦功麻之布縑典枲受之與典婦功之所受者不相干典婦功於秋獻功則受婦功之功婦功之功受賚於典婦功之官故彼得而受之非此典婦所領之絲彼所謂謂其苦良者謂婦之功有苦良耳

師所司之政令○劉執中曰待有司之政令謂給邦之百用王府言王之好賜內府言

王及冢宰之好賜予此言上之賜予又非特王及冢宰而

已蓋王后夫人所用皆在是矣

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

鄭康成曰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盟巾之屬白與黑謂之黼

采色一成曰就○薛氏曰天子之巾曰黼巾位曰黼依無

非黼也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則馬

與佩亦用組也然祭祀之用絲者莫急於冕服黼畫則其

服也組綬則其冕也在衣而續在裳而繡黼之於裳則繡

矣此曰黼畫者周人以黼為尚耳詩曰玄衮及黼書曰麻

冕黼裳此典絲之所以首黼畫也天子繅旒十有二就就

成也曰組就者以組為就也故典絲言良工者其致美乎

黼冕之意歟○史氏曰朱綠元黃止為祭服而不敢他用

知其難得也

喪紀共其絲纁音纁組文之物

鄭康成曰以給線縷著盱口綦握之屬青與赤謂之文。

氏曰云線縷者釋經綵謂所裁縫皆用線縷也云著盱口綦握之屬者釋經縷組案士喪禮握手玄纁裏著組繫喪大紀屬縷以俟絕氣內則云履著綦鄭云其屨繫是用縷組之事也云青與赤謂之文縷人職云文綉之屬亦用絲故連言也

○王昭禹曰喪紀有用絲以爲線縷有用縷以充衣褥或用組文以爲物之飾

凡飾邦器者受文織音絲組焉

鄭康成曰謂茵席屏風之屬

賈氏曰上既言祭祀喪紀所用此云飾邦器據生人所飾器物言茵者謂若少儀云枕凡茵類之等鄭云茵者縛也云席者謂席之四緣若司几筵紛純之等屏風者即上文注黼依也但上據祭祀此據王所用若司几筵之展前若者是也

○王昭禹曰文織以文爲織絲組以絲爲組文織絲組所以爲飾邦器之用

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鄭康成曰種別爲計

鄭司農曰各以其所飾之物會計傳者

○王氏曰典絲典枲

典枲下士下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王昭禹曰麻之未緝者謂之枲典枲所掌其物非一獨以

枲官名蓋麻爲女功之正

鄭鐸曰布有出於麻者亦有出於草者如葛以衣被乎人者爲多故雖布總縷紵出於麻草之不同而設官止以典枲爲名也

○史氏曰觀葛覃后妃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事以其躬歷女功知其物之難成則恭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固宜然言葛不言布者葛輕布重舉輕以見重此葛覃之詩所以爲后妃之本而典枲之官助先王崇本之治爲多

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賚

鄭康成曰總十五升布抽其半者白而細疏曰紵

王昭禹曰紵則苧草之爲布者草則葛之屬凡可以爲布者皆是麻草之物指其自然之質而言之布總縷紵指其人爲之功而言之布總縷紵皆出於麻草之物

數物者以著其類聚衆多草葛苧之屬

史氏曰布重而總輕

○鄭鐸

曰總者布之細者縷者綫孟子曰有布縷之征自其已成言之則曰布總縷紵自其本質言之則曰麻與草

○賈氏

通志堂

曰以待時頒功而授齎者典絲注用絲有四時之別此麻草所為四時皆得也授齎亦如典婦功所注○王昭禹曰授齎之資與典婦功授齎同意○史氏曰計其當用之時授以麻草使為布總縷

苧

及獻功受苦音功以其賈褐而藏之以待時頒

鄭鍔曰苦功謂麻草所成之功非謂苦惡也指麻草所成者為苦以見出於絲者為良功○愚案詳見典絲○史氏曰褐其賈

者物有等差時頒者衣服賜予之時冬裘夏葛不可紊也○黃氏曰冬服司裘頒季秋獻功裘衣以待頒賜是也暑者服典泉頒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褐而藏之以待時頒是也

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鄭康成曰授之授受班者帛言待有司之政令布言班衣服互文

王氏曰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者頒衣服賜予皆以物

授之言賜予而不言上以典絲見之○史氏曰歲終之會各以其物知其出納之數

總論

王昭禹曰先王之於婦職王后帥之以蠶內宰教之以二事九嬪又從而教之至於婦功則絲枲二物亦皆有官以典之及其獻功則后受之而內宰佐之典婦功又辨其苦良比其小大典絲之屬皆辨其物卑而內人尊而王后皆相率以絲枲之事其詳至於如此天下之務惟本之為貴男子之務本於農耕女子之務本於絲枲苟不忘其本而先之於上則男有餘粟女有餘布邦之財用所為足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四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鄭康成曰內司服主宮中裁縫官之長○史氏曰春官有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今掌后之吉凶衣服者不得不以

內司服別之○鄭鍔曰司服一耳王之服掌於春官后之服掌於天官王者出與物接因以行禮於外爲春官掌禮故也王后入與辨則以正體於內爲主天官掌王內之政令故也○賈氏曰奄一人者以衣服事多須男子兼

掌與婦人同處故用奄○鄭康成曰有女御者以衣服進或當於王廣其禮使無色過○賈氏曰此女御還是女奴曉進御衣服者故與女酒女祝女史同號女也得與八

十一女御同名欲見百二十外兼有此女御之禮王合御幸之使王無淫色之過故曰女御

薛平仲曰上自王后以蠶事先天下下及命婦內人以絲枲效其功則女功之勤亦至矣人惟患己之不諳其勤也而後服飾之用或過侈而不顧知吾身所歷者爲不易則吾身之所服者其敢易哉

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揄

音遙

狄闕狄鞠衣展衣緣

吐亂反

衣素沙

鄭鍔曰天子之服九王后之服六者蓋天子陽道九者所以取乎陽數之極王后陰道六者所以取於陰數之中天子之九祭服六常服三王后之六祭服三常服三王后無天地山川社稷之祭故服止於三或九或六無非取法乎陰陽之義○鄭司農曰禕衣畫衣祭統曰夫人副禕立于東房○賈氏曰禕衣亦是翟而云衣者以禕衣是服之首故言衣○劉執中曰禕衣色玄所以象地而配天子之玄袞天子大裘袞冕以玄為質所以配天○鄭康成曰狄當為翟翟雉名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而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而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為之形而綵畫之綴於衣以為文章○鄭鍔曰闕狄與禮記之屈狄之屈同○王氏曰闕狄謂之屈知其屈於禕狄而已論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以翟為飾比之禕揄二服刻為雉

服而闕其數耳於禕衣言衣而不言狄於揄闕言狄而不言衣者蓋禕言衣則知揄闕者亦衣也揄狄闕狄言狄則知禕衣亦狄也上下之文互見

鄭康成曰禕衣畫翬者揄狄畫搖者闕狄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祭先公則服揄狄祭羣小祀則服闕狄○史氏曰翬與揄皆雉取雉者象德也夫雉者其交有時內之所守者正其羽五色外之所發者文質素而青仁義之全○鄭康成曰以下推次其色則禕衣玄揄狄青闕狄赤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

鄭康成曰鞠衣黃桑服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鄭鍔曰鞠衣之色黃雖服以奉采桑之祭非事宗廟之服故不入祭服之列○鄭司

農曰展衣白衣喪大記世婦以禮衣禮與展相似○鄭康成曰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為禮禮之言宜宜誠也詩云嗟兮嗟兮其之展也○鄭鍔曰曰事人之道以誠信為主而服展衣以見王與賓客故其色白見其誠信潔白之道○王氏曰祿衣之色黑而緣以纁○王氏詳說曰以祿衣為緣衣者此雜記之文詩之文以祿衣為稅衣者此雜記之文

以祿衣為純衣者此昏禮之文以祿衣為男子所陳之衣此士喪禮之文○鄭康成曰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

史氏曰鞠衣黃衣黃者中也親蠶之服欲天下取中也展色純白白者正潔之義以禮見王享賓客時服也謂之展者展禮所用也緣衣純黑黑者至陰之義至陰不動燕居時服也謂之緣衣太質無華以纁緣之也夫天元地黃黃者地道妻道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盛於西北白者西方之色陰之盛坎再索而得女正北方之卦黑者北方之色女之位凡此皆婦人所用之正色故鞠衣展衣緣衣不獨后服之外內命婦亦服之

鄭康成曰素紗今之白縛六服皆袍制以白縛為裏使之張顯今世有紗縠者名出於此○黃氏曰謂素紗以白縛為裏未必然○毛公曰禮衣有展者以丹縠為衣又曰縠之靡者為縠是當暑紆延之服展衣丹縠似與司農合然以意求之縠縠宜素紗為類○鄭曰後世紗縠名出於此素紗單薄之稱是則當暑別有此服其制不可攷○陳君舉曰祿衣冬衣素紗夏衣如書所謂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夏則絺冬則繡更不必多說○史氏曰婦人以正潔為體以疏通為用六服必以素紗為裏素白也紗疏也先王

為衣服之義所以寓戒

總論

湯氏曰狄當作翟翟是首飾所謂副也褱搖屈鞠展褱皆衣名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髻也今俗云翟髻是也下文云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絺褱也鄭康成據此知展是白衣然則祿衣黑展衣白鞠衣黃亦三色相次

王氏詳說曰玉藻云王后褱衣夫人揄狄又云君命屈狄再命鞠衣一命褱衣士祿衣又云惟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從男子鄭氏以意約而解之謂世婦命於奠繭之文宜在夫人揄狄之下蓋前所謂夫人揄狄謂王后夫人下所謂君命屈狄者謂子男之夫人且六服之制王后褱衣夫人而下無復有褱衣矣明堂位謂夫人副褱云者直謂魯

設耳魯爲上公之後得用此禮與二王之後禮一同夫人
揄狄則內之三夫人與夫諸侯之夫人亦揄狄矣侯伯之
夫人揄狄則子男之夫人屈狄矣此所以知君命屈狄爲
子男之夫人言也子男之卿再命故其妻鞠衣大夫一命
故其妻褙衣其士不命故其妻祿衣等而上之上公之國
孤之妻當屈狄卿之妻當鞠衣大夫之妻當褙衣士之妻
當祿衣矣侯伯之國上卿之妻當屈狄下卿之妻當鞠衣
大夫之妻亦當褙衣士之妻亦當祿衣矣但秦火之後經
無正文故說禮者亦無定論要之可以義起
史氏曰詩人以后妃服澣濯之衣爲美今此所用六服之
彩繪得無相戾耶蓋六服者祭祀賓客朝王所用所謂禮
服法服至其常御者澣濯之衣可也
鄭鍔曰天子六服有章數之殊備物而尚文王后三服無

章數之異守一而尚質惟其尚文故日月山龍而下有鷩
有毳其物十二惟其尚質故純用狄而已以王服之章十
二推之則后服亦刻十二以爲飾何則文質雖殊而合體
同尊法天之大數也

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鄭鍔曰內命婦之服惟此三等外命婦之服視其夫之爵
其夫孤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則服展衣其夫士則服緣
衣或者謂在內之臣有公卿大夫士之殊在外之臣有公
侯伯子男之等三等之衣上不及王公之妻外不及諸侯
之妻何也竊以爲諸侯之妻從其夫之命數而三公之妻
不可以常制論以次而推三公之妻宜服闕狄○鄭氏曰三夫
闕狄以下諸侯之夫人揄狄子男
之夫人亦闕狄唯二王後褙衣三公出封則爲大國之君以君子
偕老之詩觀之衛乃侯爵耳詩人言夫人之服則曰其之

翟也其之展也上三衣有翟下三衣有展其下王后一等無禕衣而已三公之妻蓋如是也何則三公在朝屈於王則服子男之服其妻亦屈而服子男之妻闕狄耳出封則宜加禮記有夫人屈狄之文又有夫人副禕之文夫人屈狄者指三夫人言之夫人副禕者指上公之妻或者又謂內命婦之服九嬪則鞠衣世婦則展衣女御則緣衣然九嬪而上有三夫人自夫人以至女御凡四等此所辨者止於三服何也竊以為三夫人之服亦不可以常制論蓋三夫人之服自禕衣而下凡有二等有時而揄狄亦有時而闕狄也觀禮經列九嬪世婦女御於內官之列而無三夫人之職蓋尊之也是故中宮有后則夫人之禮屈而服闕狄與三公之妻在朝從子男之妻之服同中宮或闕則夫人之禮伸而服揄狄與侯伯出封其妻則服揄狄之服同

內司服之言辨如此而已然所辨者有三等之殊婦人以純素為本則一而已故皆素紗

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七雷亦如之

鄭鍔曰上文言掌言辨此又言共則非特掌之辨之又造衣服以共之○賈氏曰祭祀共三翟賓客共展衣九嬪世婦謂助后祭祀賓客時○鄭康成曰凡者凡女御與外命婦言及言凡殊貴賤也春秋之義王人雖微猶序乎諸侯之上所以尊尊也臣之命者再命以上受服則下士之妻不共外命婦唯王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上服自於其家則降焉

○賈氏曰自於其家則降見追師註○王氏詳說曰命夫之服助祭於王與夫朝觀他則否命婦之服助祭於后與夫相后見賓客他則否玉藻曰諸侯元端以祭禕冕以朝是諸侯命服不得私用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此皆命服不得私用命婦之服其禮亦如之案特牲曰主婦纁笄紉衣則是士之妻不得衣祿少牢曰主婦髮髻衣袂袂則是大夫之妻不得衣展衣蓋惟祿衣袂袂大夫妻不衣展衣而衣緣衣此共其衣服所

以見於祭祀賓客之下

○賈氏曰喪衰亦如之者外命婦喪衰謂王服齊衰於后無服若九嬪以下及女御於王服斬衰於后服齊衰

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王昭禹曰內司服所掌主以共后故生也共其所服及其死也亦無以異於生凡內具之物則后生時所用紛悅線纊之屬亦共之此事死如事生之意

賈氏曰案內則婦事舅姑有紛悅之屬故死者入殯亦兼有

此數物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

王昭禹曰所謂女御八人非王宮八十一女御之數○鄭康成曰女工女奴曉裁縫者○鄭鍔曰詩云摻摻女手可以縫裳女御於王與后之衣服無所不為則縫人掌縫線之事女御製之縫人縫之為女御役也然王及后之衣服

固非一種豈二人之奄所能盡縫哉然以掌王宮縫線之文考之竊意只掌縫之線耳蓋衣服之縫自有女御○史氏曰布帛之成可謂難矣苟剪裁不中度則棄為無用之物而紉縫亦倍費力矣先王知其然立縫人之官以司之使之專其職熟其制則刀尺鍼縷之未施其長短之程度已定於曾中於是役女御以紉縫則布帛不費而衣服具矣

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

鄭司農曰線縷也○劉執中曰女御縫王及后之服者奄所以董其工而役之裁縫者也女御所以取其制授之脩短者也王及后至尊非女工可得度量

喪縫棺飾焉

鄭康成曰孝子既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以行遂

以葬若存時居于帷幕而加文繡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
 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
 五采五貝黼翬二黻翬二畫翬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
 戴六纁披六此諸侯禮也禮器曰天子八翬諸侯六翬大
 夫四翬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
 翬二其戴皆加璧○王昭禹曰王及后之喪則縫人縫棺
 飾不言王及后則蒙上文可知

衣於記 翬所甲 反 柳之材

賈氏曰鄭喪大記注引漢禮翬方扇以木為匡廣三尺兩
 角高二尺四寸柄長五尺以布覆之○王昭禹曰翬如方扇持之以
 柳車翬以木為體用綵繒衣纏 蔽棺柳陰木為之故喪車謂之
 之以為飾故曰衣翬柳之材鄭康成曰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
 賈氏曰二者皆有材縫人以采繒衣纏之乃後張飾於其
 上

掌凡內之縫事

史氏曰凡內之縫事悉掌之者知縫人於吉凶衣服之制
 度無不熟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伯謙曰鍾氏染羽以充國之用染人掌絲帛以充王后
 之用內固不可以兼外先王防微杜漸之意

薛平仲曰內司服之與縫人既皆以奄人主之染人亦宜
 以奄人可也特付之命士何哉蓋縫線雖當便於內而采
 彰之正豈容使便於內哉此染人所以命下士

掌染絲帛

劉執中曰染絲帛者染而後織者上也織而後染者次也
 凡染春暴步卜 練 反

史氏曰凡染事所以設色於布帛線縷以供帷幕幄帶衽

席衣服之用故春云暴練欲其白而受采

○王昭禹曰曉氏練絲帛皆書暴諸日是也

○賈氏曰春陽時陽氣燥故暴曬之

夏纁音玄

鄭司農曰纁絳○鄭康成曰纁玄者謂始可以染此色者

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為祭服

○賈氏曰凡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故云為祭服

石染當及

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

○賈氏曰夏暑熱潤之時以朱湛丹秣易可和釋故夏染纁玄

○王氏詳說曰夏纁玄則致工鍾氏也其職曰三人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雖不言玄鄭氏謂玄在緇緇之間

○王昭禹曰纁者

黃而兼赤色玄者赤而兼黑色

○鄭鑄曰纁黃而赤法陽夏則陽用事位在南方染纁宜矣

秋染夏反

鄭康成曰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夏者其色以夏秋為飾

禹貢羽畎夏翟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翬曰搖曰曷曰留

曰希曰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為淺深之度

是以倣而取名○賈氏曰其類有六已下並爾雅文秋氣涼可以染五色○鄭鑄曰秋則氣收而

不散五色此時亦皆受采故染文明之色

○王氏詳說曰來夏雖不見於考工而畫纁之

事有五采備之文不然則僅人之職○王昭禹曰七月之詩言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蓋於是時五色皆可以染然染人以夏言纁玄與詩不同者蓋染纁之時故染五色者備於是時

冬獻功

賈氏曰纁玄與夏總染至冬功成並獻於王

總論

鄭鑄曰禮記言后蠶之事謂及獻功之時則朱綠之玄黃

之以為黼黻文章祭服之色皆後宮所為此專責之染人

之官者蓋后宮所染者專以供王之祭祀染人之官則供

國家之禮事其染不一種先王立事無所往而不法乎天

時況衣服之色取法陰陽以寓不說之意尤欲其色之正

此染人之言四時所以為尤備

掌凡染事

易氏曰掌凡染事不特絲帛而已○史氏曰天下之染必因草木土石而成布帛線縷先王取其色以配四時之宜以定上下之分皆所以為禮然先王取色以為禮後世因色以起妄故傳曰五色令人目盲使知所謂色者出於草木土石不足為吾損益則目不盲而視天下之色姑以為禮設耳此周官之意

追丁回反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追治玉石之名詩云追琢其章○王昭禹曰掌后首飾而謂之追者以其有追衡筭之事而副編次亦有玉以為之飾

薛平仲曰服飾既有以謹諸身矣則俯仰於一身之間者首服服履尤不可有一之或略嘗疑周官於王之五冕掌之政典之弁師而追師履人掌王后之首服服履領於大宰何哉大抵君尊之分固臣下之所易嚴而婦飾之美則

人情之所易誘夫上而飾之於首追師有定式下而飾之於足履人有定制不主於奄人女奚之屬而主於外庭之命士不分屬於政典禮典之官而領於天官大宰之重風化之本所係在是是固纖悉之必謹歟

掌王后之首服為副步典反編次追衡筭

賈氏曰掌王后之首服對夏官弁師掌男子之首服也

愚案婦人之副翟比男子之冕婦人之次比男子之弁婦人之纁筭比男子之玄冠婦人之髻比男子之免

鄭鍔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鄭康成曰禮記云君卷反冕

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東房然則身服褱衣首乃戴副也康成謂其遺象若今步繇詩云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謂此副也編者編列其髮以為之如後世之假紒康成謂服之以採桑然則身服鞠衣首戴編也次者次第其髮髻也詩

云鬢髮如雲不屑髢也正謂此耳康成謂服之以見王然則身服祿衣首則戴次○王昭禹曰后之服六首服有三蓋以言髢而不及編蓋副者飾之上而次者飾之下惟禕衣可配以副惟祿衣可配以次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不以紃垂填左傳所謂衡紃詩人所謂玉瑱可也詩人又云副笄六珈者蓋自其冠言之則用衡自其髮言之則用笄衡所以維持其冠而笄則以約束其髮二物皆用玉故必追以爲之○史氏曰衡其維持冠之世傳所謂衡紃紃謂九嬪及內外命婦首服者始亦編與次而已○賈氏曰以待祭祀賓客爲九嬪及內外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

鄭康成曰內外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祿衣者服次○鄭鍔曰后之首服三副非衆妾所得而戴所謂九嬪及內外命婦首服者始亦編與次而已○賈氏曰以待祭祀賓客亦謂助王后而服之○史氏曰祭祀所以見祖廟賓客所以享所尊故首服用焉以明非祭祀賓客則不用用之未

必飾○鄭康成曰內外命婦非王祭祀賓客佐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少牢饋食禮曰主婦髮鬢衣侈袂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纓笄綃衣是也昏禮女次純衣攝盛服耳主人爵弁以迎侈袂祿衣之袂

喪紀并笄經亦如之

王昭禹曰喪紀則笄而又加之以經其共九嬪外內婦所用亦如祭祀賓客之禮故曰亦如之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史氏曰傳曰屨雖新不加於冠古人賤屨而貴冠所以明上下之分此屨人必在追師之後王有弁師后有追師王有司服后有內司服冠冕衣裳無非各有其司獨於屨人總云者以爲不足煩二官○鄭鍔曰有舄有屨名官特曰屨人者舄止於朝觀祭祀時服之而屨則無時不用也○

徐卿曰屨之方以象地乃列於天官者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屨雖方而陰列於天官是天道可兼於陰陽

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

鄭鍔曰服不同則屨不同屨各隨其服故曰服屨○賈氏曰后三翟連衣裳而色各異故以三等之舄配之玄舄配禕衣則青舄配揄翟赤舄配闕狄○鄭鍔曰王之舄三赤爲上赤者盛陽之色表陽明之義后之舄三以玄爲上玄者正陰之色表幽陰之義王冕服則舄后禕衣則舄王赤舄之下有白黑二舄后玄舄之下有赤青二舄此爲赤舄黑舄特言其尊者耳○王氏曰司服言舄則曰舄舄在也履人言履則曰履履在下也○湯氏曰禕下曰屨復下曰舄凡舄之內必有屨屨外又加以舄故云復也屨之與舄理宜同色亦猶裳之與屨同色也周人衣服大槩三色玄青黑緇之類爲一色白素之類爲一色

赤黃之類爲一色此三代所尚纁赤周也白素殷也青黑

夏也纁赤爲上白素爲中青黑爲下故儀禮爵弁纁裳皮

弁素積玄冠玄端三服相次等而上之六曰玄冕五曰絺

冕

釋文希本又作絺

四曰毳冕絺麻衣毳劉衣也詩曰毳衣如璫麻

衣如雪三色相次亦可見矣但周人盛服不用白素故舄

無白者自漢明帝時諸儒誤讀尚書始爲山龍華蟲十二

章之飾而冕服始皆玄衣纁裳故鄭康成謂冕服皆赤舄

宜檢周禮注先鄭後鄭不同處仍以後漢輿服志參攷之

知漢儒衣服非復周制康成蓋時學耳

赤纁

於力反

黃纁青句

音劬

鄭鍔曰縫中之紃謂之纁屨頭之拘謂之紃赤纁者王之黑舄之飾黃纁者后之玄舄之飾青句者王之白舄之飾知其然者舄之飾如纁之次故也若夫黃屨則白飾白屨

則黑飾黑屨則青飾知其然者屨之飾如繡之次故也但言此三者見其他猶有舄互相考也考工記言畫績之事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相次也赤與白白與黑黑與青謂之繡舄屨之飾蓋取諸此○史氏曰赤纁所以飾赤舄赤舄陽色陽以純爲黃纁所以飾黑舄黃地陰以黃爲貴婦人之服禮於后言服去有元舄是也句紉也青紉所以飾素屨青陽也素陰也陽動陰靜動靜不失其節此足容所以重余嘗攷之天子吉事皆舄上公服冕則舄周公衮衣而詩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諸侯服冕亦舄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是也其他則皆屨而已先王正一身以治天下正一家以齊四海一身之所履萬民之所取正一家之所行四海之所隨衣裳之制俱有自然之意義況舄屨致飾於步趨之際可無其義乎故纁之名則取致意應物之義紉之名則取拘制其身之義皆以爲行戒跬步之間皆中禮節則下而臣民敢不取法哉

素屨葛屨

賈氏曰自赤舄以下夏則用葛爲之冬則用皮爲之在素屨下者欲見素屨亦用葛與皮也○黃氏曰王與后皆有六服屨人六屨其下又有葛屨鄭引喪禮冬皮屨夏葛屨其意謂葛屨獨施於凶服耳屨人未言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鄭氏遂云祭祀而有素屨葛屨惟大祥時恐非此正明葛屨之所當用葛屨見於經者多不獨施於凶服六服六屨其言出葛屨似對后服素紗爲當暑之服士喪禮冬皮屨夏葛屨皆有纁純無他義直以寒暑之宜耳然則屨人所謂凡四時祭祀以宜服之者亦爲寒暑之當變故大裘祭天先儒疑施於夏至方澤方澤祭地本不與祭天同姑未暇論然服屨而辨冬夏之宜則大喪恐亦不施於夏祭先王觀會通以行典禮豈有當暑而服寒者若言祭則

用亦舄黑舄功屨喪屨散屨此隨事之所宜

王氏詳說曰鄭氏於追師其說皆可取若夫屨人其說鑿矣且玉藻所謂享天子諸侯衣服冠佩等制甚詳未嘗及舄屨不過曰在官不俟屨又曰童子不履絢又曰弁行剡剡起屨又曰退則坐取屨而已鄭氏以士冠禮有黑屨白屨纁屨之文以意解而廣之夫士之冠禮其可爲王后與服屨之禮乎漢儒之禮其可執以爲周公之禮乎謂王之吉服有九祭服之六皆赤舄韋弁皮弁則白舄冠弁則黑舄謂后之吉服有六祭服之三褱衣則玄舄揄狄則青舄闕狄則赤舄何祭服之多而舄之少耶何后服之少而舄之多耶謂后之鞠衣黃屨展衣白屨祿衣黑屨何王之屨絕無而后之屨有許多耶況經有赤舄黑舄而已鄭氏乃有白舄玄舄青舄焉經有素屨葛屨命屨功屨散屨而已

鄭氏乃有黃屨黑屨白屨焉經有赤纁黃纁而已鄭氏乃言纁必有絢純言絢必有纁純三者相將焉又以舄之飾如纁之次以屨之飾如纁之次不知又自畔其說且旣曰複下曰舄禪下曰屨今以白屨黑屨爲屨之飾如纁之次又以纁屨爲舄之飾如纁之次是以纁屨而纁舄又以爵弁爲士之祭服故尊之以爲舄其說愈不可曉

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
鄭鍔曰命夫命婦隨其命而有屨謂之命屨當辨其命之數使無越制而亂其序○鄭康成曰命夫之命屨纁屨命婦之命屨黃屨以下○賈氏曰大夫以上衣冠則有命舄士之命服爵弁則得服舄曰白鞠衣以下故云黃屨以下言以下者兼有卿大夫妻二十七世婦皆展衣白屨士妻女御皆祿衣黑屨功屨次命屨於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九嬪內子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屨爲功屨女御士妻命屨而已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

服孤希冕卿大夫玄冕皆以赤舄為命舄以下仍有韋弁白屨冠弁黑屨故云命舄命履據婦人而言其實孤卿大夫則功履次命舄也九嬪孤妻內子既以黃履為命履功履之中有禮衣白屨祿衣黑屨故云亦然世婦命婦以白屨為命履其功履惟黑屨也女御士妻惟黑屨為命履而已○史氏曰功履以

人力為之若掌裘之功裘是也散屨不加功飾所常御及喪屨也○王氏曰散屨則喪記無約也

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王昭禹曰以宜服之者各隨其時與事之宜而服之若夏則葛屨冬則皮屨此隨時之宜若吉祭用赤舄黑舄功履喪祭有素屨散屨此隨事之宜

總論

陳君舉曰王及命夫之服司服掌之其冕弁師掌之而皮弁絲屨皆藏於天官既成而頒焉冢宰制其用而宗伯受之以共服御也漢初有御府令掌御衣服東西織室亦有令皆屬少府費悉出於禁錢不調之大農而齊三服官亦

主作服輸不過十筭其後浸侈齊官至歲費數百萬而東西織室官之費五千萬貢禹奏罷之東都織室不別為令以其令丞屬御府蓋稍省約此晉宋改御府為中署然則自漢以下所謂禮部大常尚無車輿章服之辨況節制自冢宰乎○車服旗常之類大宰得以會計其財物則用度不至於亡藝禮官之屬得以辨其禮儀等級則所謂用器兵革不中度終無有也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

以為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王氏曰者其復以冕服備采色焉且喪則衣素幸其生故以采色名官

○夏氏曰夏采記招魂死事故於末言之○鄭鏐曰此事非常有之事專設一官意者有是事然後設其列於此者亦見當屬於天官故耳○黃氏曰夏

采掌復無他事也特建一官者生事盡而死事始也曾子曰啓予手啓予足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宋穆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於地人主能保其身至此而冢宰之責盡矣復于四郊必以四人

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鄭司農曰復猶始死招魂復魄○劉執中曰王之衮冕生常服之奉享乎大祖之廟者也王之太常生常建諸玉路乘於四郊以奉祀者也及其始喪則用以爲復而莫測其神魂奚往也故或以其服或以其乘或以其建或之其所往而致敬者或之其所居而素安者或用其所暱而常侍者臯而復之庶幾其神之復而可生者也孝子盡愛之道無不至是以夏采復於大廟也復於四郊也祭僕復于小

廟也隸僕復于小寢大寢也

○史氏曰人之終也體魄降于地魂氣無不之以平時所服之冕服而乘之車綏而復之而復之既其魂氣之識於物以來招之以附于形體而復生非愛其親者能如是乎○禮庫曰夏采不可強解且依注說

總論冢宰官屬

易氏曰大學論治國平天下之道曰欲齊其家先脩其身欲脩其身先正其心此三者統宗會元之地萬化之所從出也今自天官分而論之大宰卿一人而兼之以三公則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有以格人主之非心小宰掌建邦之宮刑而正其治於宮闈之間宰夫掌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而正其位於朝廷之上以至宮正宮伯所掌之官府士庶子凡在王所罔匪正人使之日聞正言見正行皆所以輔成君德而納君於當道是固所以爲人主正心之端也猶以爲未也以人主之尊不以厚其身無以厚天下而護養國家元氣之本正在於護養人主之身故其設

官自膳夫而下主膳羞饗亨之味甸師而下主禽獸魚腊之獻醫師而下主飲食調和之味酒正而下主酒漿醯醢之物宮人而下主宮舍幕帟之儀使人主端居九重心廣體胖血氣和平志慮充溢而後民命國脉始有所恃宜足以享天下之備奉矣而人主之心自視歆然不敢以自安舉天下之財雖曰王之膳服不會而總於大宰者莫不有一定之式玉府掌其器物內府掌其貨賄外府掌其邦布之出入皆有式法以行之及其用之則司會會其財司書掌其書職內以下莫不惟法式之是守使人主不以天下自利而常有以厚天下之利是又所以爲人主脩身之端也猶以爲未也蠖護蟬蛸深嚴邃密親公卿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故王者皆以法制裁之夫人不列於官九嬪世婦女御不著其數以見王者嚴於內官之選初

不過取而輕擇內宰下大夫之外如內小臣典婦功絲枲縫染追屨之官亦皆上士中士下士爲之小夫儉人不得厠迹其間閹寺之徒曾不數十固大異於後世之鳴璫曳組含天憲而握土爵者宮壺朝署事均一體而萬物咸理是又所以爲人主齊家之端莫切於人主之心莫親於人主之身莫重於人主之家大宰皆得以道揆之以至宿衛扈從洒埽使令之徒寢處燕息沐浴櫛靚私猥之事亦莫不皆取正於大宰夫是以政本出於上政權不移於下上下有總攝之政內外無壅隔之勢此大宰佐王之大者聖人治國平天下之本見於此矣

陳君舉曰冢宰一職惟制御天子身畔之人一則環衛之人二則供奉飲膳酒漿之人三則出納財賄之人四則宮中使令之人蓋以此等與天子勢狎或用內官或用女奚

他卿不能誰何所以冢宰盡制御之秦漢以環衛之人分入光祿勳衛尉以供奉之人分入少府以出納財用之人分入司農而宮中出入侍從使令之人分與大長秋是冢宰之職分為三四矣

又曰以今世之官論之自玉府內府而下今皆收入內藏庫矣自宮人掌舍而下今皆收入修內司矣自醫師食醫而下今皆收入御藥院矣自膳人庖人以下今皆御前供奉官為之矣大抵先王所以朝夕親近士大夫在宮中者自漢晉以來稍稍推出至於天子所以自奉養於外朝者稍稍引入試以通典攷之可得一二焉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五

地官司徒上

鄭鍔曰所掌者教而所經理者天下之土地故正名之曰地官所經理者土地而所治者軍旅徒庶之政今故又名之曰司徒○史氏曰傳曰政太察則無徒徒者其民也民者司民而曰司徒有徒而教之以義也今謂地官曰民部或為戶部者以民為王故也惟王建国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項氏曰極無定位隨所在而見稷降播種以為民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禹治水土以為民極故書曰惟皇作極此六官之首皆言以為民極也

鄭康成曰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鄭鍔曰堯夏洪水之患舉舜而敷治焉舜使契為司徒專五教然則司徒掌教其來遠矣

愚案安擾不得作兩件說擾馴也因其生而馴擾之使

不失其所性之天斯所謂安擾也且天下之民耕食鑿飲霑體塗足雖有恭敬之端而不知講父子竭作長幼雜處雖有孝悌之性而不知申於是強之以詩書禮樂正之以德行道藝而人心從之也難故辨五地之物生則民以安土重遷而後因五物以施十二教則民以不失其宜而後授之以井地則有常產者有常心聯之以比閭族黨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慈幼養老大化也而託以保息之法則民始以孝悌為本然師儒朋友大訓也而託以本俗之名則民始以德行為固凡此皆安而擾之也

教官之屬大司徒鄉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師長也司徒掌六鄉鄉師分而治之二人者共

三鄉之事相左右也

○薛平仲曰先王以命卿而掌邦教以中大夫而掌教法其爵亦隆矣所司宜不屑屑於徒矣而命名則曰司徒

徒至於以下大夫而掌其所治鄉之教其爵視中大夫已殺矣必以師稱之何哉大抵教民之職其爵位之隆者固人心之所甚尊亦人心之所甚憚其曰司徒者所以致其親之之謂也其爵位之殺者固人心之所易親亦人心之所易教其曰鄉師者所以致其尊之謂也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

鄭康成曰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王氏曰即

天下土地之圖大司徒合而圖之建土地之圖則土會土宜土均之法可施王國之地中可求邦國之地域可制建人民之數則地守地職地貢之事可令萬民之卒伍可會都鄙之室數可制夫然後可以佐王安擾邦國

○楊氏曰合天下為一圖則其詳不可得而盡所以佐王者著其大略而已若方國自為之圖其事詳焉

孫氏曰地圖之名一也而職掌不同圖亦異用司徒掌教

則爲之圖者在安擾邦國也司馬掌政則爲之圖者在禁暴平亂也在安擾邦國必度疆域之廣狹計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多寡凡土地所生風氣所宜加詳焉自方國各爲圖上之司徒則曰天下之圖大司徒因方國所上而建爲之圖則曰邦圖小司徒用以斷地訟者此也土訓因巡守而道之於王者亦此也司書掌邦之土地之圖則不及畿外矣若夫爲禁暴平亂設必記形勢阨塞可以講攻守之宜道涂通阻可以達進退之便凡居重而馭輕避難而就易則加詳焉大而職方有天下之圖小而司險有九州之圖與司徒所掌負不侔矣在司徒者天下可得而見在司馬者人不可得而窺也

鄭鍔曰冢宰掌治典序言均邦國經言治邦國宗伯掌禮序言和邦國經言建保邦國司徒則同謂之安擾者蓋治

常患於不均不有以均之無自而能治故旣曰治又曰均禮典之意則在於和禮之體則非特和而已惟禮出後直曰建邦國保邦國以和言之無以見其能建之效以建言之無以見其能保之實故旣曰和又曰建曰保也若夫教典之教民或因其自然之性以教之或拂其不順之性以教之所以不出乎安擾之言也至政典不過平其不平刑典不過詰其有罪意亦如是故刑典皆曰詰邦國政典皆曰平邦國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_{古曠反}輪之數

鄭氏曰周徧也九州揚荊豫青梁雍幽冀并也○鄭鍔曰馬氏云東西爲廣南北爲輪廣者指其橫言輪者指其從言王制言東西長而南北短惟其長故謂之廣惟其短故謂之輪以圖而攷其廣輪則或千里而遠或千里而近舟

車所通人迹所至之地皆可數計矣

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鄭鍔曰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合則為五地之名分則為十等之異不辨其名無以別其肥瘠燥濕之殊不辨其物無以知其赤黑黃白之壤不案是圖何以辨之山林一耳山則包土石之名林則因其竹木而名之水注瀆于川則流而至海澤則潴而不行詩曰陟彼阿丘則丘為大又曰在彼中陵則陵為小墳小崖也如詩云遵彼汝墳衍下平也左傳所謂衍沃原高平之地隰下濕之地書曰原隰底績詩云于彼原隰名不同則物不同辨其名物則知其所宜矣

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

鄭鍔曰畿外之地可建邦國畿內之地可建都鄙其數則

如王制畿內九十三國畿外一州二百一十國不辨其數則地不足以容其國而地至於不足國不可以居其地而國至於有餘○林氏曰制邦國之畿疆以地理而制之有五百里至百里之別制都鄙之畿疆以室數而別之有上地至下地之別○黃氏曰凡邦國都鄙皆為之界域溝封鄭氏曰千里曰畿非不待建邦國而後正詩曰薄送我畿畿界也

鄭康成曰溝穿地為阻固也封起土界也

○賈氏曰溝封者謂於疆界之上設溝溝上為

封樹以為阻固鄭云封起土界者穿溝出土於岸即皆為封也

○史氏曰邦國之數辨矣然後制其

畿以限之制其疆以守之深池以為溝高壘以為封民受地以居養生喪死之無憾所謂先成民也

愚案此特自王畿推之於侯邦爾凡所都之地謂之畿疆為溝封使各有限域不得以相侵耳

設其社稷之壇

維鬼反

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

其社與其野

鄭康成曰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

○賈氏曰孝經緯社者五土之總神以勾龍生時爲后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而食稷是原隰之神宜五穀稷者五穀之長立稷以表神名故號稷棄爲堯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乃配稷而食各爲田正故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雙言之耳

愚案祭法共工氏之子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厲山氏之子曰農能植百穀故祀以爲稷及左傳昭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烈山氏有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杜佑以湯爲早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勾龍無可繼者故止至周祀社所以安土而配以勾龍祀稷所以嘉生而配以后稷所謂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鄭氏曰墳壇與媚埽也

○賈氏曰謂於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於廟門之屏設諸國之社稷其外又有墳埽於

四面○愚案墳累土以爲高也

○史氏曰不屋而壇○賈氏曰封人云設王之

社壇者彼官卑主設大司徒官尊直主其制度而已

鄭氏曰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詩人謂之田祖

○賈氏曰樹之

田主者謂藉田之內依樹木而爲田主鄭云田神者謂郊特牲云先穡與神農也鄭意以田主爲神農則無后土及田正之神直以神農爲主祭尊可以及卑故使田正后土二神憑依之同壇共位耳

○鄭鏐曰國之所以有立者有社稷也

農民之所以祈報者有先農也故壇墳不可以不設田主不可以不樹

愚案立之田主使鬼神有所依附民心有所歸向此先王係人心處

薛氏曰祭法曰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言社則稷在其中曰各云者爲邦國都鄙設耳

○賈氏曰各云者總據邦國都鄙并王者而言○愚案社稷等說見封人

鄭氏曰所宜木謂松柏栗也若以松為社者則名松社之野

王氏曰各以其野所宜木則新畝欲有所植不謀而知其土壤所宜公上欲有所斂不視而見其木所出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

鄭康成曰會計也○項氏曰總計天下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定其數然後分其所生或以為計土物多寡或以為計貢稅之法此皆土宜非所謂土會也○鄭景望曰會讀為會聚之會書序曰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也此正土會之意○黃氏曰土會地不出此五者邦國都鄙在其○賈氏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及民之所生皆因地氣所感不同故形類有異又民之資生取於動植之物故先言物後言民

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

鄭氏曰毛物貂狐貉貉之屬縹毛者

鄭司農曰植物根生之屬阜物柞栗之屬今世間謂柞實

為阜斗○史氏曰阜物木實有毛若橡栗之屬○項氏曰方者堅勁貌山林之人習

於風霜艱阻宜其堅勁也○史氏曰生於山林得山林之性林麓陰陽雖野而充實也

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

鄭氏曰鱗物魚龍之屬膏當為橐字之誤也蓮芡之屬有

橐韜○賈氏曰蓮芡川澤所生故知是蓮芡之實也○鄭康成曰津潤也

○史氏曰生於川澤得川澤之性水氣所薰雖黑而潤澤也

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徒九反而長

鄭氏曰羽物翟雉之屬覈物李梅之屬專圉也○史氏曰專而長者生於丘陵

得丘陵之性窟宅所比雖踣而脩直也

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音界物其植物宜莢古協反物其民皙音錫而瘠

鄭氏曰介物龜鱉之屬水居陸生者莢物薺莢王棘之屬

○賈氏曰薺莢即今人謂之皂莢蓋誤云皂當言薺也王棘即土喪禮云若擇棘者是也棘雖無莢蓋樹之枝葉與薺莢相類故并言之○史氏曰莢物蔓延有莢若薺棘之類是也○鄭康成曰皙白也瘠臞也

○史氏曰生於墳衍得墳衍之性乎土所滋雖白而瘠勁也

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力果反物其植物宜藂才東反物其民豐肉如字反

而庫婢音

王氏曰鄭氏以虎豹之屬為羸物正所謂毛物羸物宜謂

龜螭之屬然鄭氏所說出於考工不知考工所記何據而

然○史氏曰

蜩類也

鄭康成曰叢物萑葦之屬○史氏曰草之叢生若葭荻之屬豐猶厚也庫短也

○史氏曰生於原隰得原隰之性濕氣所濡雖肥而清悍也

鄭鍔曰土地各有偏則生物各有宜嘗考五地之所生而

參以五行之性知五地之所宜無非五行之所偏勝也山

林木也川澤水也丘陵火也墳衍金也原隰土也偏於木

者故動物毛而植物皂皆木氣也民毛而方非木之形乎

偏於水者故動物鱗而植物膏皆水氣也民黑而津非水

之浸乎丘積土而成而火則生土丘陵之勢皆高峻而上

得火之性為多鳥以羽飛者皆火之騰上木之叢者皆火

之就燥民專則火性之圜民長則火形之銳丘陵非火乎

哉墳衍近水而非水金之近乎水也土生金而金生水墳

衍之地得金之性為多物以甲生者金之剛物以莢生者

金之芒利民皙則金色之白民瘠則金形之薄墳衍非金

乎哉至於原隰則積土而高平下濕之地也羸物得土之

性故其行重遲其形外見叢物得土之性故其枝繁盛其

葉條暢民之豐肉則土之厚民之庫短則土之下土會之

法辨為五等殆亦五行之性歟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王氏詳說曰上云五地此言五物蓋以形言曰地以地所生言曰物

愚案風土所生山川所孕剛柔輕重緩急隨地之宜習俗不能不異情性不能不偏既曰因其常則不易其俗可也又曰施十有二教何哉自昔聖人以吾之教乘民之俗以吾之理濟俗之偏順其所安而爲之節文焉因其所性而爲之導達焉若陳楚之信巫重祀因而教之以祀禮則俗無淫祀矣秦之專尚勇力因而教以陽禮則俗不鬪狠矣衛之俗溺於淫因以陰禮教親則民自不怨魏之俗簡於恩因以樂教和則民自不乖侈詐者導之以辨等之儀輕薄者示之以教安之道椎剽者裁之以由中棄背者誓之以相恤由其有奢褊之風則以度而教之節順其有稼穡之風則以世事而教能王制

所謂一道德以同風者推其本實在乎此

鄭鍔曰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嘗疑施教之意正欲移風易俗今乃有不易之言及觀司徒因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然後知所以移易者民風之薄惡所不易者土地之所宜蓋生乎五地見乎五物習以爲常俗者民也不因其所宜而教欲移易以教之適所以擾之設教之意正不然也又曰五地雖不同而教之條目十有二則同焉

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

賈氏曰祭祀所以追養繼孝事死如事生死者尚敬則生

事其親不苟且也

○鄭鍔曰祀禮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之禮也百物既備

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敬彼知是敬如見其所祭之人安敢有苟且之心乎

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鄭鍔曰陽禮鄉飲酒之禮也以遜為主設賓主以象天地立三賓以象三光三揖而後至階三遜而後升遜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所以致尊遜也彼知是禮尊其所遜之人安敢有爭競之心哉

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

王昭禹曰陰禮則昏姻之類以其爲內事故謂之陰禮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先王之教使民樂所願而已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孰有怨哉

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

楊氏曰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則樂自有其禮矣無相奪倫所以教和也故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

敬在鄉黨族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

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

○鄭鍔曰民之暴戾發不中節者由不知和之理也必以樂禮而教

之春夏之弦誦常御之琴瑟防血氣心知之往復喜怒哀樂之常使其剛不怒柔不懾彼知是禮不敢斯須不和安有乖戾之行哉

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

劉執中曰五禮之儀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故尊卑之儀立則臣不敢僭於其君親疎之儀立則子不敢違於其父長幼之儀立則弟不敢陵於其兄夫婦之儀立則男女不敢亂於其守

○鄭鍔曰民之踰越禮制而僭擬無度者以不知乎上下之等級耳欲其不越必以儀而辨之設爲諸侯五儀諸臣五等之命使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爲節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視其數而爲之辨別則民孰敢踰越乎制度哉

王昭禹曰樂統同禮別異同與天地合其和異與天地合其序以樂禮教和所以爲同也而患於不能別異故儀以辨之也聖人因之以立天下之儀推之以辨天下之等此民之所以不越也

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

鄭康成曰俗謂土地所生習也愉謂朝不謀夕○易氏曰有宮室墳墓衣服之俗有兄弟師儒朋友之俗安於本俗

人倫自厚

○王昭禹曰生於陵者安於陵長於水者安於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所願而無苟且幸免之意偷薄之患無自作矣○鄭鏐曰民之所以偷生而無久處之意常至於朝不謀夕者以不知乎安土之樂以俗而教之本其風俗之宜使之知夫中國四夷各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各安其俗之故常則孰敢有偷生之心哉

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競

鄭鏐曰民之所以肆其凶暴以災害其里閭親族之間者以其不知自歸乎中道也以刑而教之示以五刑之禁以警其所行之不中則安敢為凶競之行哉刑所以輔教書言皐陶明刑而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則刑可以教中也

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

黃氏曰祭祀有誓軍旅有誓恤憂也使憂其事也詩曰駢

駢征夫每懷靡及

○鄭鏐曰民之所以倦怠不勤視人危難不趨赴而救之者以不知困恤之道也必以誓而教之設為誓戒之辭訓以鄉黨之義使之患難必相救疾病必相扶持出入必相友守望必相助死生不背負彼時患難之際被髮纓冠而往救之矣安敢有怠惰之心哉○史氏曰誓所以警戒而歸之恤恤則無慢令致期矣急何由而生

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

鄭康成曰度謂宮室車服之制○王昭禹曰以度教節則衣服有制械用有宜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民皆安分而無

覬覦之患所以知足也

○鄭鏐曰夫民積財貨歉歉然常有不足之歎者以其用財之無節也必以度而教之設為用財之度有者無過乎禮貧者要及乎禮彼知多寡之有度安敢無自足之心哉

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

鄭康成曰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賈氏曰齊語管仲云士之子常為士工之子常為工商之子常為商農之子常為農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是世事也父祖所為之業子孫

述而行之不失本職

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鄭康成曰庸功也○鄭鏐曰賢有小大爵有尊卑以賢而制爵則賢之大者其爵尊賢之小者其爵卑爵當乎賢民知以賢而得爵豈不謹脩厥德歟庸有小大祿有厚薄以庸而制祿則庸之大者其祿厚庸之小者其祿薄祿當乎庸民知以庸而得祿豈不勉興厥功歟制之得宜則在上之人而已十事皆言教二者不言教蓋示以教之之意非教而實教之也說者謂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此以制為言何也蓋詔告也羣臣已有是德是功宜得是爵是祿以言詔上而已若夫教民之道隨宜輕重以示勸誘故皆言制則權歸于上矣十二教之序先祭祀而次以禮樂所

謂先之以敬遜導之以禮樂也終之以爵祿則教成而用

其賢能使民知為善之報歟

○史氏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則教成矣

鄭鏐曰舜之時司徒所施者五教而周則十二者蓋非五品則十二教無所施非十二教亦無以訓五品視契之所敬敷者實相為表裏也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

鄭鏐曰或曰堯之九州舜肇為十二自夏商而來復為九州久矣故職方氏所載者九州也土宜之法所辨者十有二何邪余聞之師曰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土王公之所國是故分野之占則星紀為吳越元枵為齊姬訾為衛降婁為魯大梁為趙實沈為晉鶉首為秦鶉火為周鶉尾為楚壽星為鄭大火為宋析木為燕司徒之所

辨者殆以分野所繫而辨之耳

○劉氏曰十二土即十二州也州各有宜如職方氏所掌耳周雖合十二州為

九州然本竟析分十二異宜故職方氏從時王之制正其名而六司徒因上古之法以教民

○王昭禹曰十有二土既

分東西南北之異方則陰陽之氣不能無有餘不足之偏

勝其形有高下肥瘠之殊其性有美惡之別則土之所宜

固不齊矣因而為之度數焉以計其土是謂土宜之法○

王氏曰名所以命其土則丘陵墳衍原隰之屬物所以色

其土則青黎赤埴黑墳之屬

○楊氏曰所謂名青黎赤埴之類所謂物凡動植之類

鄭康成曰相占視也阜猶盛也蕃蕃息也育生也任謂就

地所生因民所能

鄭鍔曰物生於土而土性各有所宜因土所宜立為一定

之法則名物皆可得而別土所以居民然民之宅於此土

則有利害之不同所居之利如公劉遷豳民則庶繁順宜

而無永歎所居之害如晉遷新田民則沈溺重隄而有癘

疾辨其名物以相其陰陽知其利使之安土而勿遷知其

害使之違害而就利以之阜人民則處其地者阜而盛以

之蕃鳥獸毓草木則生其地者蕃而茂

○易氏曰鳥獸則土會所謂動物草木則土會所謂

植物土會辨之而已土宜則各因其宜而後可以蕃毓之也○李景齊曰舜之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夏之鳥獸魚鼈咸若靈臺之德及昆蟲行葦之仁及草木皆此意也

以之而任土事則土地所任者得其當

○賈氏曰以任土事辨十

地所生因民所能地之所生出物不同民之所資事業有異若居水者利其金玉錫石

居山者利其禽獸材木居澤者利其魚鹽居陸者利其田蠶是其任謂就地所生因民

所能而居之也○鄭鍔曰小司徒言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則謂之任地事此用土宜

之法以相民宅則曰任土事蓋土地一耳但地事者耕種稼穡之事耳而上事則任土

作貢之事也載師有任土之法亦因土之所生任之以爲貢賦耳先儒以爲城郭道橋土功之事非也

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鄭康成曰壤亦土也以萬物自生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

所耕而樹藝則言壤壤和緩之貌也

○鄭鍔曰壤所以種藝然穀之種於此壤則有宜有不宜如菑

之黑墳青之白墳徐之赤埴楊之塗泥豫之漬墟梁之青黎辨之黃壤則有宜稻者

宜麥者宜五種者宜三種者不知其所宜何以教民稼穡周人辨之以土宜之法既別

其名又別其物此所以有土壤之殊也

○賈氏曰分別物之所生而知其所植之種

遂以教民春稼秋穡以樹其木以藝其黍稷也。○鄭康成曰藝猶蒔也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鄭康成曰均平也。○王昭禹曰生出之宜否物產之有無道里之遠近賦貢之多寡非有法以均之則不足以正之此土均之法所由立也。○易氏曰均之者何以頒田之法推之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三百畝下地家三百畝是中地倍於上地地兩倍於上地而地之所獲皆與上地等五物九等之所以制地征者亦然

王昭禹曰以辨五物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所宜皆可知以辨九等則九州之田賦上中下之不同而美惡高下皆可然然後可以制天下之地征。○鄭鑄曰或謂禹貢冀之中上中楊之下下荆之下中豫之中上梁之下上雍之上上九等之別皆財賦之所由高下也此言制天下之地征必辨九等非禹貢之九等而何余以為草人化土而冀種也有駢剛有赤緹有墳壤有湯澤有鹹濕有勃壤有墳壤有疆彊有輕與皆土之肥磽之不等將以制地征則止九等之地不可不辨當從先儒草人之說為是。○王氏曰征者貢賦稅斂之總名

愚案民職即大宰之九職以土均作之則因其職以獻功非所能者不取也地貢即大宰之九貢以土均令之則因其地以致貢非所有者不取也財賦即大宰之九賦以土均斂之則隨其財以充賦非所宜者不取也若民不昏作勞越其罔有黍稷故出於民職者必以作之而後成有地則有貢有財則有賦且令之以使致斂之以使聚然其法立於大宰司徒慮其不平也以土均而均齊之鄭注既以民職為九職而農九穀已在其中又以地貢為九穀之貢昭禹復合貢賦為一以用下供上謂之貢以上斂下謂之賦恐未必然

王氏曰民職地貢財賦則有政矣然遠近多寡之不均先後緩急之不齊非政之善於是乎以均齊天下之政。○鄭鑄曰不止於均王畿千里而已又以均齊天下之政使四方一於平也○黃氏曰此皆土均職堂夫土均和邦國都鄙之政今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即同彼所謂均齊天下之

政也和故均齊土均之法本於司徒而特見之正以其有關較示也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反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史氏曰虞以璿璣玉衡齊七政求天之中周以土圭正日景求地之中中於天地者為中國先王之建國所以致意焉然必以玉為之以其溫潤廉潔受天地之中氣以類而求類也

鄭康成曰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測猶度也不知廣深故曰測○鄭司農曰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

○王氏曰土圭之法所以度天之高四方之廣測土之深舉測土深則天與四方可知矣

鄭鑄曰凡地之遠近里數侵入則謂之深土圭尺有五寸耳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尺有五寸之土圭則可以探一萬五千里而地與星辰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故以半三萬里之法而測之也愚嘗聞土圭測日之法於前今載於此又夏至晝漏正中立一表以為中東西南北各立一表其取中表皆以千里為率其表則各以八尺為度

於表之傍立一口八寸之土圭焉日南者南表也晝漏正而中表之景已與土圭等其南方之表則於表南得一尺四寸之景不及土圭之長是其地於日為近南故其景短南方偏乎陽則知其地之多暑日北者北表也晝漏正而中表之景已與土圭等其北方之表則於表北得一尺六寸之景有過乎土圭之長是其地於日為近北故其景長北方偏乎陰則知其地之多寒日東者東表也晝漏正而中表之景正矣東表之景已跌是其地於日為近東故晝而得夕時之景也晝者東方之宿箕星好風則知其地之多風日西者西表也晝漏正而中表之景正矣西表之景猶未中是其地於日為近西故晝而得朝時之景也畢者西方之宿畢宿好雨故知其地之多陰陰雖未必雨然陰則雨貴也凡此皆偏於一方以建王國之所也

愚案此即發明疏說考之洛誥但言卜河朔黎水澗水澗水惟洛食而已未聞置四表於千里之外疏又謂今潁川陽城縣周公度景之處古跡猶存不知四方立表之跡果何地乎此未足信也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景晷相過則有可候之理故致日必以冬夏今建國測景只於夏至而不於冬至以冬至景長三尺過於土圭之制未若夏至之日晝漏之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尺有五寸正與土圭等則為地中故於此時植之以表

測之以圭假如表北得尺四寸是地於日爲近南景短於表南爲陽粵地常多暑假如表北得尺六寸是地於日爲近北景長於表北爲陰胡地常多寒正中時表其景已跌是地於日爲近東先夕景也東近海卑下故多颶風正中時表其景未中是地於日爲近西猶朝景也西則近山幽陰故多積雪多者不得夫氣之中而偏勝之謂日南日北蓋假借言之以證必如下文地中斯無偏勝之患若以四表而驗中表之正萬一與土圭不協四方相去各千里而遙必非頃刻所能取會苟失其時地中何時而可求邪

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王昭禹曰夫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有餘不足皆非天

地之中惟得天地之中然後天地於此乎合土播於四時所以生長收藏萬物一時之氣不至則偏而爲害惟得天地之中然後四時於此而交通風以散之雨以潤之偏於陽則多風偏於陰則多雨惟得天地之中然後陰陽和而風雨以序而至獨陰不生獨陽不成陰陽之和不成則反傷夫形惟得天地之中則無愆陽伏陰陰陽以調而不乖合以體言交以序言會以時言和以氣言如此則無乖戾之氣無疵癘之災有生者遂有形者育萬物阜安以之建國適其所矣

鄭鐸曰有天下者必建京畿以爲根本然後建邦國造都鄙大司徒之職蓋周公記其作洛邑之制以其掌天下之土地因而載建國之法耳非謂常有建國之事也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鄭鍔曰不千里不足以受諸侯之朝故制洛邑之畿方千里取法於日中之徑圓也○鄭康成曰樹樹木溝上所以表助阻固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

史氏曰土圭之法所以測土深正日景前言正日景之法詳矣今此言測土深之法夫地之肥磽正以深淺言也凡穿土至深莫不有沙礫石磧惟土面有膩土則肥土肥則所生之物美好豐腴矣土圭測其深淺而知其肥磽而爲公侯伯子男封疆之等差下必曰食者以土之所產言○易氏曰此所謂土其地者特依倣王國之法以定東西南北之勢然後爲之制其小大廣狹之封如是而已非謂百里至五百里而別測日景之長短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

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陳及之曰王介父以爲孟子據實封言之周官則兼附庸言之也其說是矣而辨未詳夫諸侯之得附庸必其有大功者也若成王於魯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宣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爲伯於召公曰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而已孔子曰夫顓臾者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則是顓臾主東蒙地以附庸而屬於魯推此而言魯以侯爵得旁近附庸小國地則廣矣故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然周官所說亦據有附庸者言之未必五等諸侯皆然也上下其制故分爲五等土耳若曰凡諸侯受封者悉有附庸則有功無功者無差等矣

然則天下有附庸諸侯少而無者多蓋如是上之政令有所屬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廢以是言之凡公侯得附庸者必牧伯也伯子男得附庸者必連帥也天下諸侯千八百國統之以二伯制之以二牧維之以連帥上以臨下尊以統卑使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此周家之盛也春秋時自齊晉之外魯有邾鄆鄭有費滑宋有蕭滕凡陳衛等盟會大國皆統屬諸小國漢之部刺史唐之按察使本朝轉運使副皆其遺法耳

愚案此說以孟子王制指實封之地周官兼山川附庸而言之司農東萊陸佃皆同

陳君舉曰所謂五等諸侯但言其班爵耳若夫分土毋過三等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自夏商未之有改大司馬之法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由此觀之雖

周亦三等也而司徒舉四封以言之則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而又以益一男之地爲公以待加地之賞損一男之地爲男以待削地之罰蓋所謂有功者取於間田以祿之削地者歸之閒田以傳攷之魯錫附庸而鄭嘗失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是已然終周之世若公若男往往設而不封故稱公者一宋是已自齊魯皆侯也虞公虢公則嘗爲三公之後者耳稱男者二許宿是已自邾莒皆子也驪戎男則夷狄之長耳今見於注大抵公一位侯伯一位子男一位司服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掌客有公之禮侯伯之禮子男之禮行人敘諸伯則曰如諸侯諸男則曰如諸子而司儀贊見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則周亦三等較然著見矣先儒謂周公斥大九州更置五等妄也強幹弱枝之道雖聖人不敢廢今天子之

畿方千里謂之萬乘而內諸侯頗食采於其中顧於方五百里封公可乎職方之制曰凡邦國千里封公則四公男則百男蓋假設言之以是為建國之率假如九州方千里大之封公不過四國小之封男雖至於百男可也是謂衆建而小其力苟如先儒之言則漢七國唐藩鎮之禍作於周久矣先王猶懼三等之勢相差殊而不輯睦是故公貢重食之者半子男貢輕食之者四之一其見於傳大國若衛既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又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小國若鄆則無賦於司馬慮之詳矣而說者不察以為魯頌奄龜蒙居常許齊管仲記太公之賜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非百里所容也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太公之封於齊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魯自東遷滅國不知其幾至

孟子之時而後及此曾謂周公實為之邪魯頌齊管仲之言則二國嘗為州伯至其後世常以為美談也

愚案此說謂司徒舉四封言之其實只是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乃本薛常州之說見職方氏以四方周圍共五百里而一方百二十五里是公之國方百二十五里比王制不遠推而論之則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五才里皆可合於王制惟男之地為不同蓋如是說則男之地四方周圍共百里而一方止二十五里是男之地止方二十五里又少於王制所以陳止齋又謂益一男之地為公以待加地之賞也

陳君舉曰侯甸男邦采衛大槩方五百里則封侯然五百里之中亦或封男成周之制亦取其便利非謂封侯之地不可封男截然不亂如書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

侯亦不如是次第整齊

愚案封建里數獨周禮詳言之孔子僅言道千乘之國至孟子時周禮已亡其詳不可得而聞孟子見戰國爭雄壤地廣袤遂援周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封與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王將以抑當時吞并無厭之心漢儒信之故作王制皆祖述其說以爲實事如以爲然千乘之賦豈百里所能容若今之偏州下邑奚啻百里周禮所載不爲過也書言分土惟三安知非井田法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三等以此爲封建諸侯之證恐不可餘見職方氏黃氏說

陳及之曰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當從鄭氏謂地貢輕重之等所以然者以諸公之地方五百里監五百里內附庸其權甚重矣權重則貢當重所以制之也諸男之地方

百里監百里附庸其權甚輕矣權輕則貢當輕所以恤之也制之則無驕汰之患恤之則無削弱之憂若以爲小大多寡之別鄭子產何以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不從晉之賦調哉若畿內諸侯則輕重一等故載師曰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子產亦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

愚案此作地貢輕重之差說

鄭鍔曰食者半食參之一食四之一者論其可耕之地也觀大司馬云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司勳又言凡頒賞地三之一食皆謂可耕而食之地耳五等之侯封在畿外不能如造都鄙計其一易之地第總計其可耕也如封公以五百里必計其地可耕者半侯伯四百里三百里必計其地可耕者三分之一子男二百里必計其地可耕者四分之一蓋其地或皆山川林麓則

不足以養其民然地又不能盡可耕故因其爵之高下而計之德尊者國大而祿厚其人民衆故食與不食之地各半德卑者國小而祿薄其人民寡故三之一則不食者二四之一則不食者三先儒所言有可疑者未敢以爲然也愚案此作地有媿惡之等說

葉氏曰封疆多而食者多地勢則然而鄭衆謂包以附庸鄭玄又謂一易再易必足其國之用而後貢其餘尤妄說也且雖王畿千里亦不過舉封疆言安得盡可食之地哉陳君舉曰古者子男小國只得聽命於侯伯侯伯以其朝聘貢賦之數歸于天子自周制子男之國不能盡歸之京師而後世乃自判司簿尉盡歸之吏部宜其多事也宣王中興亦只理會牧伯而已故韓侯在韓召虎在淮申伯在荆方叔在齊周時尚有千八百國如必盡至京師不特不

可行其勢必至煩擾小國何以堪之

林椅曰五等之國計其封疆都鄙計室數五百里其食者半則二百五十里也四百里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則百三十里有奇與百里也二百里與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則五十里也此計食者蓋授田之實數猶都鄙以其室數制之也都鄙制以室數而爲之封域其餘夫則授田於遂人五等之君得食其食其外亦猶遂人之餘夫

總論封建

林椅曰竊以大司徒職方所聚圖數乃是以土地民人品量而爲之分守故受田之制見於都鄙都邑之制見於井牧是封建始於井田井田成於封建也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又縣師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則是家有百畝二百畝三百畝獨計

其室數以爲都邑而都邑之大小初不繫其地而繫其室數也至五等之國乃計其封疆言之而其食有差蓋食者猶都邑之定數其封疆之內亦猶遂人之野故遂人有疆予之法而邦國之政亦以田野闢爲功要之田計家而不必井國計四封而不言家其定爲五等之國者所以正司徒之封域其畫爲九畿者所以施司馬之政職分爲九州者所以成九牧之維也其山林川澤不以封在司徒之屬則有虞衡之官在司馬之屬則有山師川師蓋遵師辨其名物而以封邑者惟丘陵墳衍原隰三物故也大要中爲國都外爲縣鄙皆實定而不易者其間聯民以鄉頒田以遂所以爲立法之首使之變通而不亂若其施行之方既有井又有牧與夫其利害殆非一法而止也傳曰疆以周索疆以戎索蓋可見矣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坡先生詩集卷十五

八

